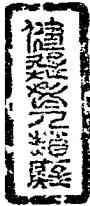


托尔斯泰原著

顾绶因译

MG
I 512.44
129



序

託爾斯泰寫這個短篇只是忠實地描寫死而已。許多人都說這是託爾斯泰受了他哥哥的死的事實的影響而寫成的。但繆特所作的託爾斯泰傳中似未提及。

許多批評家都不能在託氏的這篇短篇傑作中指出錯誤。這是因為他已把死的本身都給我們明白指示出來了。

如過有覺得死是恐怖的，須知道這「死的恐怖」就是一種藝術。

但這又不是羅曼的詩意的死。這不是愛倫坡式樣的一種色情。這只是忠實地描寫死的一種藝術。

譯本大都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是我在兩年前的暑假譯成的。其

中間有出入的地方，是根據美國紐約 Thomas Y. Crowell & Company 出版的 The Complete Works of Lyot N. Tolstoi 修改的。書中插圖也是從造本書上轉印下來的。

譯者。一九三〇，七，二十一。

序

託爾斯泰寫這個短篇只是忠實地描寫死而已。許多人都說這是託爾斯泰受了他哥哥的死的事實的影響而寫成的。但繆特所作的託爾斯泰傳中似未提及。

許多批評家都不能在託氏的這篇短篇傑作中指出錯誤。這是因為他已把死的本身都給我們明白指示出來了。

如遇有覺得死是恐怖的，須知道這「死的恐怖」就是一種藝術。

但這又不是羅曼的詩意的死。這不是愛倫坡式樣的一種色情。這只是忠實地描寫死的一種藝術。

譯本大都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是我在兩年前的暑假譯成的。其中間有出入的地方，是根據美國紐約 Thomas Y. Growell & Company 出版的 The Complete Works of Lyof N. Tolstoi 修改的。書中插圖也是從這本書上轉印下來的。

譯者。 一九三〇，七，二十一。

—

在法庭的大廳裏面，在審訊梅彌汝斯基案的中間，司法議會的會員和公家律師都聚在伊凡·義哥羅微支·希皮克的私室裏，於是談話就轉到著名的克拉沙夫斯基案上來了。費沃陀·伐悉列微支竭力主張這樁案子是不在法庭的裁判權以內的。義哥·伊凡諾微支擁護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最初就沒有參加討論的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對他毫不感興趣，却只是看着剛纔已經送進來的報紙。

‘老爺們！’他說，‘伊凡·伊列乙奇死了呵！’

(1)

‘當真麼！’

‘這兒，你看，’他對費沃陀·伐悉列微支說，一面把這清新的還有點濕氣的報紙遞給了他。

墨黑的一行裏印着：‘殯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哥羅汝謹以衷心的哀悼報告她的親愛的丈夫——伊凡·伊列乙奇·哥羅汝，法庭的法官——的死於親戚朋友們，他是在二月四號死的。葬儀於禮拜四下午一時舉行。’

伊凡·伊列乙奇是在座的老爺們的一位同事，並且大家都喜歡他。他自抱病以來已經有好幾個禮拜了；他的病據說是無可救藥的。他的職位還替他空着，但是這也曾考慮過，如果他一死，阿蘭克雪夫或者就會接他的缺，而且在汝涅珂夫或希泰培耳二人中就有一人會繼承阿蘭克雪夫的缺了。所以一聽到伊凡·伊列乙奇的死，這屋子裏各位老爺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了因這一死或者就會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們身上發生什麼調動或陞遷的影響。

‘現在我一定會得到希泰培耳或汝涅珂夫的位置了，’費沃陀·伐悉列微支想。‘這早就允

許給我的，而且這一陸遜意思就是八百盧布的額外進款，除了辦公費以外。’

‘現在我該為我的妻弟呈請從卡洛加調來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想道。‘我的妻一定會很快活的。她現在總不會說我不替她娘家幫忙了罷。’

‘我一向就想他大約不會再起牀啦，’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高聲地說。‘我很傷心！’

‘不過他究竟得了什麼病呢？’

‘醫生們都不能斷定。那就是說，他們雖能斷定，也不過是各執一說罷哩。我上次看見他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會變好的呢。’

‘唔，自從聖誕節的假期以來我的確還沒有到那裏去看過他呢。我心裏倒是一向想去的。’

‘他有些兒產業麼？’

‘他的夫人有一點小小的產業，我想。反正是區區之數罷了。’

‘不錯，誰都該去看看的。他們住得委實太遠了。’

‘離你太遠麼，你是說。在你那裏什麼都是很遠的。’

‘你看！他總不能原諒我就因為我住在河的彼岸，’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微笑着對希皮克說。於是他們開始談着這城市裏從這兒到那兒的很遠的距離，回到法庭裏去了。

除了或者因這一死而起的職務上的調動和陸遷的思想之外，這一個親暱的朋友的死的事實的本身在每一個聽到的人的心裏激起了，就像這種事情慣常是如此的，‘這死了的是他，並不是我’的一種寬慰的感情。

‘想想看！他是死了，但我倒還依然無恙，’個個人都想到或者覺得。比較親暱的相識者，就是所謂伊凡·伊列乙奇的朋友們，也不禁想起他們現在又不得不盡些非常討厭的社會的禮節去參與葬禮和弔唁這寡婦。

和他們已故的同事情誼最篤的是費沃陀·伐悉列微支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是他的法律學校的一位同學，而且自以為是多蒙伊凡·伊列乙奇照拂過的。

在吃飯的時候把伊凡·伊列乙奇的死的消息和或者可以把她的兄弟調到他們這一夥裏來的他

的想頭告訴了他的妻子，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並沒有照例趟下來打一個盹，披上了他的外套就坐車到伊凡·伊列乙奇家去了。

在伊凡·伊列乙奇的一層樓房的門口停了一輛四輪馬車和兩輛雇來的單馬車在樓梯脚下靠近帽架的穿廊裏，有一塊新近灑滿了樟腦粉的流蘇和絲帶的綿繡的棺材罩靠在牆壁上。兩位太太正在卸下她們的外套。有一位他知道是伊凡·伊列乙奇的姊妹；另外是一位他所不知道的太太。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的同事，希伐支，正想走下樓來；並且在樓梯頂上，看見是誰走了進來，他便站住腳對他一睽眼，彷彿是說：‘伊凡·伊列乙奇弄壞了事；這在你和我就迥然不同了。’

‘有英國式的絡鬚鬚子的希伐支的臉龐和裹在他外套裏的削瘦的身材，有一種時常有的漂亮的莊重的神氣；而這一種莊重，又往往和希伐支的好開玩笑的性格相對，含有一種特別尖刻的氣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如是想。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讓太太們走在頭裏，自己跟在她們後面慢慢地走上了樓梯。希伐支並未走下來，只是在樓頂上等候着。畢沃多·伊凡諾

徵支懂得底細；他顯然要和他商量好那天晚上他們將在什麼地方玩‘司克洛’「註」的賭博。太太們走上寡婦的房裏去了；這時希伐支，使勁的而且莊重的閉了他的嘴唇，他的眼睛裏出了花樣，把他的眼眉毛只一擠就把畢沃多·伊凡諾徵支引到了右邊，那放着死人的一間房裏去了。

畢沃多·伊凡諾徵支走了進去，恰如人們遇到這種事情時老要這般的一樣，決不定他在那裏該怎麼辦纔好。有一件事情他覺得靠得住的——那就是遇到了這種情景做着十字號總決不會錯。至於在做着十字號的時候是否要鞠躬，他却不大清楚，因此就選擇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一走進這間房子他就做着十字號，並且微微的略一鞠躬。照他的頭和手的動作所容許他的，他一面做一面竭力監視這房子的周圍。兩個青年，一個是中學校的學生，大約都是姪兒們，正從這間房裏走出去，一面還做着十字號。一位老太太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另外一位太太，很古怪的掀起了她的眼

「註」司克洛 (Screw)，這在俄國是相當於撲克。

眉毛，正在替她低聲耳語着什麼。一位披了袈裟的教會職員，堅決的而且熱心的，帶着不容有任何抵觸的可能的神氣在讀着什麼東西。老是侍候在桌旁的一個年青的鄉下人，紀拉莘，放輕了腳步在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面前走着，正在地板上灑着什麼東西。一看見這個，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立刻就覺得這正在腐爛的死屍的微弱氣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上一回來看伊凡•伊列乙奇的時候，他已在他房裏看見過這個鄉下人了；他是在做着看護生的職務，並且伊凡•伊列乙奇也特別喜歡他。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繼續做着十字號，而且朝着棺材，教會職員，和放在屋角的桌子上的神像中間的方向鞠着躬。後來當他覺得這用他的手做十字號的動作似乎延長得太久的時候，他纔站住了腳，開始打量這死人起來。

這死人趟在，就像死人往往如此趟法的，一種特別沉悶的死相裏，他的僵直的四肢陷落在棺材的墊褥裏，他的頭永遠向後仰在枕頭上，而且照樣同死人一般地昂起了他的在攏縮下去的顫顫間有光滑的窪兒的，黃黃的蠟似的前額，他的鼻子也很尖利地觸出來好像在上嘴唇受了壓榨似

的。他的相貌大變了，甚至比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上次看見他的時候還要瘦些，不過他的臉——死人是照例這樣的——倒分外地漂亮了，並且，反而比他活着的時候還要動人些。臉上有一種凡是該做的都已做完，而且做得很合式的表情。除此之外，在那種表情裏還有一種對於活人的埋怨或警告。這種警告在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似乎是不必要的，或者，至少是不能適用到他身上的。他覺得有點不愉快；於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又忽忽忙忙地做了一次十字號，不過，他覺得很驚愕，這未免太匆忙了，有點不十分得體，於是轉過身來走到門口去。希伐支在隔壁房間裏等他，兩腳擺開地站在那裏而且反撐着手在玩弄他的大禮帽。只消一瞥這好玩的，風光細膩的而且漂亮的希伐支的相貌就使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重復生氣勃勃了。他覺得他，希伐支，是超乎這以上，而且不會陷於這些使人沮喪的印象的。只消一看他就明白：這超渡伊凡•伊列乙奇⁶⁴的身體⁶⁵的祭禮的事不能認為使聚會的事情就此中斷的充分理由，——換句話說，這是無論如何不能阻止我們在今晚上去攪和而且籤分紙牌，同時僕人替我

們在桌上放了四枝沒有淨過罪的蠟燭；實際上，沒有理由能假定這樁事可以阻止我們很暢心適意地消磨這一黃昏。他一面走出來，一面却嘮嘮叨叨地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說了許多話，提議他們一夥人該在費沃陀·伐悉列微支家裏聚會。但這似乎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的命運，在那天晚上竟玩不成‘司克洛’。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一位矮小的，肥胖的女人，她，雖則在反對方向用盡了全副精力，但依然從她的肩膀起愈往下便愈寬闊，着了一身玄色衣裳，她頭上帶了絲帶，她的眼眉毛彎曲得恰如那位站在棺材旁邊的太太一般古怪，同着另外幾個女人從她自己房裏走出來，而且把她們都領到死人的房間裏去，說道：‘進來；彌撒祭立刻就要舉行了。’

希伐支，有樣無樣地鞠了一躬之後，站着不動了，顯然是既不承受又不辭謝這個請求。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認清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嘆一口氣，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說道，‘我知道，你是伊凡·伊列乙奇的好朋友……而且凝視着他，希望從他那裏得到適當的措置來回答這句話。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知道，恰

像他先前不得不做十字號的一樣，他此刻所不得不做的就是緊握住她的手，嘆口氣而且說道：「啊，我的確是呢！」於是他就這樣做了。他這樣一做，他覺得所祈望的效果已經獲得；那就是他感動了，而她也感動了。

「來，因為祭禮還沒有開始，我有幾句話要替你說呢，」這寡婦說。「請你把你的手臂給我。」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把他的手給了她，他們就走向內室去了，經過希伐支身邊的時候，他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驕然地一眨眼。

「我們的“司克洛”就不用再提了！如果我們另外找到了一個腳色，你可不要見怪。你脫身以後可以當第五家，」他的滑稽的視線說。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分外深深地而且失望地嘆了口氣，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就很感激地緊握着他的手。走進了她的披蓋着粉紅色的印花布而且點着一盞慘澹的洋燈的客廳，他們靠近桌旁坐下，她在一張沙發上，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却在一張彈簧弄亂的矮奧托曼「註」上，

「註」奧托曼(Ottoman)，一種有墊褥而無靠背或靠手的椅子。

這些彈簧漣地。屈服在他的重量底下。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正想勸他坐到別張椅子上去，不過覺得這樣的聲請和她的地位不大相宜，所以就變了她的主意。在奧托曼上坐下之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想起了從前伊凡·伊列乙奇怎樣佈置過這一間客廳，並且怎樣和他商量過關於這印有綠葉的粉紅花布。她自已坐上了沙發，在桌子旁邊碰了碰（全客廳都放滿了家具和各種東西），寡婦就在桌子的鏤花飾物裏帶住了她的黑披肩的絲帶。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站起身來替她把牠解下來；於是奧托曼，因為脫離了他的重量，開始在他身底下漣地震動起來。寡婦自己動手解開她的絲帶，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又重新坐下來，壓制着他身子底下的猖獗的奧托曼的彈簧。可是寡婦還不能使她自己完全自由，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只得再站起來，於是奧托曼又猖獗了，而且拍的一響。這一切都過去以後，她拿出一塊乾淨的麻紗手帕，哭泣起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早已被絲帶的事情和替奧托曼的彈簧的掙扎弄得不大起勁了，只是悶悶不樂的坐在那裏。這種窘况却被沙珂樂夫，伊凡·伊

列乙奇的家宰，進來打破了。他進來報告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所擇定的那塊墳地要化費到二百塊盧布。她停止了哭泣，帶着被犧牲者的神氣警視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用法國話說道這在她已是受不了的。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做了個沒有出聲的手勢，表示他毫不躊躇地相信這實在是這樣的。

‘請抽烟罷’，她用宏大的而同時又是破碎的聲音說，一面就和沙珂樂夫討論着墳墓地位的價值的問題。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燃着一枝烟，聽她對於種種地位的價值的非常瑣瑣屑屑的詢問和她對於應該選擇的一處的決斷。決定了墳墓的地位之後，她又安排下唱詩班的人們。沙珂樂夫退出去了。

‘什麼事都要我親自料理，’她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說，把桌子上的相片簿在一邊移動着；而且看出烟灰快要掉在桌子上了，她立刻遞一個烟盤給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並且說道：我覺得如果要假裝我的憂愁使我不能去料理實際的事務實在是作偽。恰恰相反，如其有什麼東

西可以——莫說安慰我……只是使我分心，那就是爲他料理一切了。她重新擎出她的手帕來，彷彿預備着再要哭泣的樣子；可是驟然之間，似乎是自己勉強掙扎着的光景，她周身一震動，就安閑地說道：‘可是我有事情要同你談談呢。’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一鞠躬，小心翼翼地壓制着與托曼的彈簧，這些彈簧早就在他身底下顫動着了。

‘最後幾天他的痛苦是可怕極了。’

‘他痛苦得很利害麼？’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問。

‘噢，可怕極了！最後幾分鐘，真的有幾點鐘呢，他不曾停止過大聲叫喊。有三天三夜他不絕地呼喊。這真是受不了的。我不懂我怎麼忍耐得了的；誰隔開三扇緊閉的門還聽得見呢。啊，我多麼難受呀！’

‘他自己實在還靈清麼？’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問。

‘是的，’她低聲說，‘直到最後一分鐘。他在臨死以前一刻鐘尙和我們道別，並且說把服藥罈亞也帶開。’

雖則對於他自己的和這個女人的偽善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然而想起了他如此親密的一個人的痛苦——最初不過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一個學生，後來就長成了玩紙牌的一個對手——忽然使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驚惶萬狀了。他又看見了那前額，那似乎壓迫着嘴唇的鼻子，他暗自覺得惶恐了。‘三天三夜的可怕痛苦和死。唔，那是什麼時候都可以臨到我頭上來的呀，’他想，並且他覺得一會兒恐懼起來了。可是剎那之間，他自己都莫明其妙，有一種習俗的思想來扶助他了，那就是這只發生在伊凡·伊列乙奇而並不在他，在他這是決不會而且不能發生的；那就是這樣想時他會陷於沮喪，而沮喪又不是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可以從希伐支的臉色上明白地看出來的。如此反覆此想了幾回，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覺得又壯了膽，便開始起勁地詢問伊凡·伊列乙奇的死的詳細情形，彷彿死是伊凡·伊列乙奇所特有的一種災殃，可是在他是決不會遇着的。

說完了一大套關於伊凡·伊列乙奇所受到的委實可怕的生理上的痛苦的詳細情形以後（這些詳細情形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只由於伊凡·伊列

乙奇的痛苦所給與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的神經上的影響而知道的)，這寡婦顯然想起這是該講事情的時候了。

‘啊，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這是多麼痛苦，多麼可怕的，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泣起來了。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嘆口氣，等待她擣鼻涕。當她擣完了，他說道，‘這實在是真的，’於是她又開始傾談，並且把她所要和他談論的事情也說清楚了；那樁事情就在她丈夫一死怎樣去領到政府的撫卹的一個問題上。她表示想請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在恩俸上陳述一點意見。但是他覺得她對於因這一死而可以從政府手裏得到的一切已經知道得十分詳盡了，就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她也知道了）；不過她所要知道的倒是究竟有沒有法子可以多得一點？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頗想找出些方法來；可是沉思了一會之後，並且由於客氣的關係便責備政府的苛刻，他說他相信要多得一點是不可能的。她終於長嘆一聲並且明明白白地想要找一個把她的客人揮走的託辭。他覺察這個，滅了他的烟捲，站起身來，一握她的

手，就走到走廊裏來。

在膳堂裏，那裏有一隻伊凡•伊列乙奇在購買時非常高興的古董的鐘，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遇見了牧師和幾個他知道是來參與死者的祭禮的人，並且還看見了伊凡•伊列乙奇的女兒，一位年輕的漂亮姑娘。她着一身喪服。她的非常纖細的身材看來比平時還要纖細。她有一種慘澹的，果決的，幾乎是含怒的表情。她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一鞠躬，似乎他有幾分該受責備的樣子。在這女兒的身後，臉上露出同樣觸怒的神氣，站着一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也認識的有錢的少年，一位檢察官，他曾經聽說是這年輕姑娘的未婚夫。他垂頭喪氣地對他一鞠躬，一直走進死人的房裏去了，其時在樓梯那邊出現了那兒子的相貌，那中學生，特別地像伊凡•伊列乙奇的。他簡直是小伊凡•伊列乙奇重生了，照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在學校裏所記得他的樣子。他的眼睛哭紅了，有一種十三四歲不乾不淨的孩子所常有的相貌。這孩子，看見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就狠狠地而且不好意思地鬚頭盛額起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對他點一點頭，就走進死人的

房間裏去。爲死者而做的彌撒祭開始了——蠟燭，呻吟，香，眼淚，嗚咽。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皺着眉頭站在那裏，直瞪着他面前的雙腳。他不再瞥視這死人了，直到祭禮完畢的時候也不再屈服於使人沮喪的影響了，並且是頭一個先走出去。客廳裏一個人都沒有。紀拉莘，那年青的鄉下人，用他的強壯的手翻着所有的皮外套找出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的一件來，就把這件給了他。

‘唔，紀拉莘，夥計？’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說，‘無非想敷衍幾句‘一樁傷心事啊，可不是？’

‘這原是上帝的意志呵。我們也會有同樣的結果的，紀拉莘說時在微笑裏顯出他白淨的，平勻的鄉下人的牙齒來，並且，像是趕着一樁額外工作的人似的，他要緊緊打開了大門，把馬車夫叫來了，看着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走進馬車之後，又趕回到階梯上彷彿在思索着他隨後又該做什麼的光景。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在吸過香烟的，死人的，和炭酸的氣息之後，覺得在新清的空氣裏分外暢快。

‘上那兒？’馬車夫問。

時候還早呢。我還是上費沃陀·伐悉列徹支家去罷。’

於是畢沃多·伊凡諾徹支趕到了那裏。並且事實上他恰巧發現他們剛要完結第一牌，所以他來得剛巧可以湊手。

二

伊凡·伊列乙奇早先的歷史是最簡單，最平凡，也是最可怕的。

伊凡·伊列乙奇在四十五歲上死了，一個司法議會的會員。他是一個官吏的兒子，他在彼得堡的事業經過了種種職務和部署才弄到了那種雖則他們顯然是不配盡什麼真的責任，然而因為他們過去的多年服務和官品的關係，却不好把他們黜職的地位；於是他們就得到了一種特別虛設的差使，當然不是虛假的幾千盧布——大約從六千到一萬——藉了那筆錢他們就過活着直到老死。這就是樞密院顧問，各種多餘的機關的多餘的職

員，伊列亞。哀芬穆微支。哥羅汝。

他有三個兒子。伊凡。伊列乙奇是次子。長子的事業恰如他的父親一樣，不過在不同的部裏罷了，而也快要到同樣吃乾俸的一步了。第三個兒子是一個沒出息的。他到處壞事，現在算在鐵道部做事。他的父親和他的哥哥，尤其是他們的妻子，不但不喜歡見着他，而且還不去想到他的存在，除非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他的姊妹已經嫁了格爾夫男爵，一位彼得堡的和他岳父一個模樣的官吏。所以人家說伊凡。伊列乙奇是 *le phénix de la famille*。(這一家的鳳凰)。他不像老犬一般冷淡和拘泥，也不像老三一般荒蕪。他恰巧介乎他們兩人之間——是位伶俐的，生氣勃勃的，好玩的，有教養的人物。他同他的老弟在法政學校裏讀過書。他的老弟沒有讀完學校的課程，在第五班上就給開除了。伊凡。伊列乙奇却順利地修完了他的學業。在學校裏正像他往後一輩子的情形一樣——是個聰明的興致很高的善於交際的人，不過凡是認爲是他責任上的事他都辦得很謹嚴。凡是那些有權威駕御他所視爲責任的事，他都以爲是他的責任。他幼小時並非一個諂

媚的人，後來變為成人以後也不是；可是從他極年輕的時候起他就傾向於社會上一般有地位的人了，彷彿一隻蒼蠅趨向於亮光「註」一樣，効法他們的態度和生活的見解，並且和他們成立了友誼的關係。一切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熱情都完了，在他身上沒有留下多大的痕跡；他曾流於淫慾和虛榮的一途，後來在學校裏班次漸高時就好尚自由主義，可是還老守着他的本能所替他萬無一失地劃分出來的一定的界限。

在學校裏的時候曾經犯過他先前以為是大逆不道的許多壞事，並且當他正在幹這些壞事的時候，使他對於自己發生一種厭惡的感情。可是到後來，因為覺得這許多壞事在有地位的人也是同樣犯着的，而且他們也並不以為是罪過，他就，並不一定當他們是好事，却能够把他們完全忘掉，並且不再為他們的回憶所苦了。

在第十班上離開了法政學校，從他父親那裏領到了一筆置裝費，伊凡·伊列乙奇在度嘴那裏定做了他的衣服，在他錶鍊上掛了一塊鑄着 *res-pice finem* (留心結果) 的金牌，和在他學校裏當

「註」在俄文中，亮光和社會是一個字。

校長的親王道了別，同他的朋友們在桐廬那裏吃了送別宴，並且帶了他所有新辦的時式的什物——旅行箱，麻布，各套衣服，刮臉和妝飾的用具，還有旅行帶的毯子，這些都是在最上等的舖子裏預定和置辦的——他就趕去就一個省長所特別委託的祕書的職務，他父親替他謀到的職務。

在省城裏伊凡·伊列乙奇並未坐失時機就使他自己得到了和從前在法政學校裏一般舒服而且適合的地位。他留心他的職務，努力他的事業，同時過着一種高等社會的享樂的生活。他不時還爲了公事到各縣去視察，對於他的上司和下屬都保持着一種不卑不抗的態度；而且用了他自己都不免要覺得誇張的謹嚴和廉潔，他盡他所委託的責任，大都是和異教徒的交涉。當從事公事的時候，雖則他很年輕而且有輕浮的娛樂的趣味他却非常矜持，官氣十足，甚至苛刻。可是在社會生活上他倒是有趣，俏皮，還老是和氣，文雅，並且是個 *bon enfant* (好孩子)，照他的長官和長官的太太稱呼他起來，他同他們在一起就像是一個家人似的。

在省城裏，還和許多在這風流年少的法律家

身上擺佈過她們的魔力的女人中的一個發生了關係。還有一個女裁縫，而且還到鄰邑來參觀的漂亮官員們賭酒，晚飯過後還常走到一條偏僻的街上去；他對他的長官和長官太太的行爲裏總不免有點卑躬屈節的成分。可是這一切都有一種最上等的教養的氣息隨伴着，所以這是不能用苛刻的名詞來稱呼牠的；總之這些都可以包括在這一法國話的標語裏，*il faut que la jeunesse se passe*（一個人得放縱他的少年脾氣）。做任何事都用清潔的手，乾淨的襯衫，法蘭西的成語，並且，最緊要的是，在最上等社會裏，終於得到了一般大人先生們的贊許。

這就是伊凡·伊列乙奇五年的事業，隨後他的官場生活就起了變化。新的司法訴訟的條例創設了；須要新的人物來行施。於是伊凡·伊列乙奇就成爲這樣的一個新人物了。伊凡·伊列乙奇被推舉爲檢察官，他接受了這個缺，雖則事實上這一個差缺是在另一省，而且他不得不把他從前已經建立的種種關係都解除了再重新建立起新的關係來。伊凡·伊列乙奇的朋友們都來送行：合成一個團體照了相，送給他一個銀質的香烟匣

子，於是他就趕上他的新任去了。

就檢察官而論，伊凡·伊列乙奇還是和他從前當私人委託的秘書時一樣的 *Comme il faut* (合式)，一樣的文雅，一樣的善於把公務和私人生活分離開來，也一樣的能得到公眾的尊敬。他的新官職的本身在伊凡·伊列乙奇覺得有更大的興趣和誘力。在前一任上，着了廈嘴那裏做的漂亮制服在一羣戰戰兢兢等待着他和羨妒着他的呈人和官吏中間走過，而且寫寫意意的一直踱進了省長的密室裏，同他在那裏坐下來抽抽煙喝喝茶委實是很暢快的。可是直接受他管轄的人實在少不過。這些唯一受他管轄的人們是那些縣警察監督和異教徒，當他受了特別的訓令出差辦事的時候。他喜歡靄然可親地對待這般人，幾乎和朋友們一樣；願意使他們覺得，能夠使他們根本消滅的他却用着這樣率直的，友誼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可是這樣的人那時候只有幾個。現在當了檢察官，伊凡·伊列乙奇覺得個個人——沒有一個例外——連最高貴的，最自尊的，都在他掌握之下，他只要在一張印有標題的紙上寫幾個字，這個高貴的，自尊的人就會被帶到他面前來當一個

被告或證人；並且如果他不高興叫他坐下去，他就只好站在他面前回答他的問題了。伊凡·伊列乙奇從不曾濫用過他的這種權威；他反而緩和這種權威的表示。可是這種權威的感覺以及緩和着牠的效力的可能性就組成了他對於他新的職位的主要的興趣和誘力。在這種職務的本身裏面，那就是在最初的探討裏面，伊凡·伊列乙奇很快就得到了一種本領，會把同這樁案子的公事方面不相關的一切意見都擱置在一旁，會把無論怎樣複雜的案子都化成那種能夠純粹只講究表面地寫在紙上的形式，完全除掉他個人對這事件的意見，並且最最緊要的，是遵守着一切必要的成例。這種工作是很新穎的。他是最先施行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制定的訟事改良條例的一個人。

在新的城市裏當檢察官住下之後，伊凡·伊列乙奇結交了新的朋友，建立了新的關係，採取了新的方針，同時又援用了稍為不同一點的態度。他略為帶點高貴的疎遠態度來對付這般地方當局，一面他却就在這般住在城裏的合法的紳士和有錢的貴族中間選出了最好的一個團體，而且對於政府，對於和平的自由主義，以及對於崇高

的公民道德都會有微微不滿的態度。同時，因為在他的裝飾上並沒有損害美觀，伊凡·伊列乙奇在他新的職位上率性臉不刮，任他的鬍子自然地長起來。伊凡·伊列乙奇也在這新城市中的生活過得非常暢快；這反對省長一方面的社會倒是很和氣而且很良好；他的收入也比先前多些了，他在不出聲的紙牌戲上發現了更多的愉快的來源，這種紙牌戲，他就在這個時候玩動頭的；並且因為能夠玩紙牌玩得很有趣，算起錢來，又敏捷又準確，所以他總是贏的時候多。

在這新城市中住了兩年以後，伊凡·伊列乙奇遇見了他未來的夫人。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彌海耳算是在伊凡·伊列乙奇活動的團體中最動人，最聰明，最出色的一個女孩兒。在當檢察官的公餘之暇的別種娛樂和消遣中間，伊凡·伊列乙奇開始和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玩弄輕佻的有趣的情事了。

當伊凡·伊列乙奇做助理秘書的時候，他是時常跳舞的；當了檢察官以後他只偶然跳一會舞。他現在跳舞似乎是在提出抗議，似乎要表示出‘雖則我是在新的改良法典上服務，並且在

官品上算是第五級，可是如果要講到跳舞的話，那我在那一方也能比人家跳得好些。’有了這種精神他就時常在深黃昏的時候和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一同跳舞，並且大都就在這些跳舞裏他竟贏得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的心。她愛上他了。伊凡•伊列乙奇本沒有一定要想結婚的意思；可是既然有女人愛上了他之後，他才把這個問題問他自己：‘倒底，爲什麼不結婚呢？’他對他自己說。

這位年青的姑娘，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是良家出身，又很漂亮。還有一點小小的家私。伊凡•伊列乙奇儘可以指望着更顯赫的婚姻，但這已是很好的了。伊凡•伊列乙奇有他的薪金；他希望她也會有一樣多的錢。這是一家很好的人家；她是一個可愛的，漂亮的，而且的確是 *Comme il faut* 的少女。如果說伊凡•伊列乙奇是因爲他愛上了他的妻子並且得到了她對於他生活上的意見的同情纔結婚，那就等於說他是因爲他的社會裏的人們都贊成了這婚姻纔結婚，是一樣的錯誤。伊凡•伊列乙奇受了這兩方面的意見的影響；娶這樣的一個老婆在他就是做一件對他很

合適的事，同時也是做一件地位比他高的人們所認為正當的事。

於是伊凡·伊列乙奇就結了婚。

結婚的手續和結婚生活的前期，同着伉儷間的愛撫，新的家具，新的陶器，新的家用麻布，一直到他夫人懷孕的時期，都過得非常好；因此伊凡·伊列乙奇已經開始想到結婚非但不會破壞那種寫意的，暢快的，無憂無慮的，老是適合的，而且永遠為社會所贊成的生活，那種他自以為是常態的生活，倒反而會增加牠的愉快。可是就在那個當兒，在他夫人懷孕的頭幾個月裏，有一種新的，想不到的，不愉快的，討厭的而且不合適的，從沒有預料到的，並且也沒法避免的原素走了進來。

他的妻子，並沒有什麼理由，這在伊凡·伊列乙奇看來，*de gaité de coeur*（由於心裏的荒蕩），照他自己的說法，開始攪擾他的生活的暢快而適合的潮流；她開始無緣無故的猜忌他，苛求着他的厚待，什麼事都要吹毛求疵，並且對他發着最粗暴最使人不快的脾氣。

伊凡·伊列乙奇最初原希望用那在別種困難

情形上著有特效的同樣寫意和文雅的方針來避免這種不愉快的情形的。他竭力想不理會他夫人的壞脾氣。依舊和從前一般暢快地無憂無慮地過活着，請朋友們來玩玩紙牌，想把他自己避到俱樂部或他的朋友那裏去。但是他的夫人有一回，竟用這樣粗魯而強梁的說話來侮辱他，並且每回他不能滿足她的要求時她便如此固執地侮辱他起來，顯然打定了主意要罵到他完全屈服在她的威權之下纔肯甘休，——換句話說，就是要罵到他留在家裏和她一般地抑鬱纔肯甘休，——伊凡·伊列乙奇不禁失驚了。他覺得那種結婚生活，至少和他的夫人，並不一定在生活的快樂和禮數上有什麼好處；倒反而對他們有損害，所以這是要築些保障來使他自己不受到那種攪擾纔行。於是伊凡·伊列乙奇開始找尋這種自衛的方法了。唯一使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感動的東西，是他公事上的責任，伊凡·伊列乙奇就利用他的官職和從官職上生出來的責務來抵抗他的夫人，爲的要防禦他自己的獨立生活。

小孩產生了，因爲要想好好地養育他而起的種種打算和失敗，以及母親和嬰兒的各種虛虛實

實的疾病的關係，這裏面是需要着伊凡·伊列乙奇的同情的，然而他却一點都懂得這些，——這種要在家庭生活以外爲他自己築起一個隔絕的世界來的需要就變得分外迫切了。他的夫人愈變得容易發怒和苛求，伊凡·伊列乙奇也就愈把他生活的重心移到他的公事方面去。他越發變得喜歡官場生活了，而且比他從前越發野心大了。

伊凡·伊列乙奇結婚還不過一年，他已經很快就覺得結婚生活實際上是一件非常複雜和困難的事，雖則也有些許安慰，如果一個人對於牠要盡他的責任，那就是說，要過着爲社會所贊同的適當的生活，那他就得爲他自己定出一種確定的方針來，就像在政府的服務裏一樣。

而這種方針伊凡·伊列乙奇的確在他的結婚生活裏完成了。他只希望從他的家庭生活方面得到那些安慰——在家裏用膳，當家主和家裏所能供給他的牀，而尤其是爲公共的意見上所不可缺少的那種只講表面的完整的禮數。其餘，他指望着愉快的適意，如果他找到了牠，他是非常感激的。如果他遇到了反對和埋怨，他就立刻退避到把自己幽閉在他的官場生活中的隔絕的世界裏

去，在那裏他找到了慰藉。

伊凡·伊列乙奇被尊爲一個好官吏，三年以後他就當了副公家律師。這種職位上的新責務，牠們的尊嚴，把每個人傳來受訊和放在監獄裏的可能性，演說的著名和伊凡·伊列乙奇在他那一部分的工作上的成功，——這一切都使他的公事對他更有誘惑力了。

他生了幾個孩子了。他的夫人還是一堆抱怨和發脾氣，但是伊凡·伊列乙奇在家庭生活上所採取的方針竟使他差不多可以不受到她的埋怨了。

在同一的城市裏服務了七年，伊凡·伊列乙奇就被調到別省去當公家律師了。他們搬了家，又沒有錢，他的夫人也不喜歡他們已經搬到的那個地方。薪金確乎比從前要增高一點，可是他們的費用也比從前大了。並且，兩個孩子都死掉了，所以家庭的生活之于伊凡·伊列乙奇，也就變得更加無趣了。

在他們的新居裏每發生一件不幸的事情，滾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就責備她的丈夫。夫婦間談話的大部分題材，尤其是孩子們的教

育，都要引到同先前的口角相牽涉的問題上來，而且口角是時時刻刻準備着爆發。只有那些很少的相愛的期間會降臨到他們身上，可是從不會持久的。這些是他們暫避風雨的小島，但是他們不久又在包藏着敵意的海洋上前進了，那是在他們彼此遠避的事實上明白表示出來的。這一種遠避或許會使伊凡·伊列乙奇痛苦，要是他相信不該這樣的時候，可是現在他覺得這種情景是司空見慣的了，是且這實在是他在家庭生活中所冀求的目標呢。他的目的是要他自己逐漸脫離家庭生活的不愉快的一方面，使他們變得毫無妨害而且適合。他逐漸減少和他家庭相處的時間來達到這個目的；要是他不得不在家，那他就竭力想在客人面前得到他的鎮靜。伊凡·伊列乙奇最大的事情就是上局裏去。他生活上一切的趣味都蒐萃于官場中了。這種趣味把他完全吞沒了。知道他自己的權力，感覺到他可以吧無論那一個他所要傾覆的人都給傾覆掉，甚至當他走進法庭或者遇見僚屬們的時候他那職位上的外表的尊嚴，他在他的上司和下屬們的心目中的成功，尤其是他自己都覺得的他那善於處置各種案件的本領，——這一

切都使他愉快，並且，還有和他同僚們的談話，在外面的宴飲，以及不出聲的紙牌戲，充滿了他的生活。所以，大體上，伊凡·伊列乙奇的生活依舊在他認為很正當的一方面進行——暢快而且適合地。

于是他又過了七年。他的長女已經十六歲，又死了一個小孩，另外只騰着一個了，一個在中學校的男孩，那是他們爭論的題目。伊凡·伊列乙奇要送他到法律學校去，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因為要侮辱他就把他送到中學校去了。女孩在家裏受些教育，成績很好；男孩的功課也還過得去。

三

這就是伊凡·伊列乙奇結婚以後十七年的生活。他現在已當了很久的公家律師，並且因為要想一個更滿意的位置，已經把幾處推舉給他的位置都辭掉了，不料一件意外的把他的心的和平完全給破壞掉的事情竟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伊凡·伊列乙奇早就希望着被派到一個大學市裏去當首席推事，可是有個叫哥璧的偷走在頭裏把那個位置搶去了。伊凡·伊列乙奇發火了，開始痛罵着他，並且同他和他自己的上司們爭論起來。大家對他都冷淡，並且第二次再派人的時候他又被遺漏了過去。

這是在一千八百八十年的事。那一年是伊凡·伊列乙奇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在那一年中，顯然一方面他的薪水不夠開支；一方面他已為大家所遺忘，並且凡是在他以為是最可怕，最殘酷的不公平的地方，人家都以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他的父親都不覺得有幫助他的義務。他覺得人人都離棄他，而且人人都覺得他那有三千五百盧布的進款的位置已經是一個很過得去的甚且還是很幸福的位置了。只有他一個人，感覺得人家對他的不公平，他的夫人的永無休止的煩擾和他因為生活溢出家計以外而累積着的債務，知道他的地位委實是過不去。

那一年的暑天，為減少他的開支起見，他請了假同他的夫人到鄉間她的兄弟家裏避暑去了。

在鄉間，因為沒有公事可幹，伊凡·伊列乙奇第一回做了不僅是無聊而且是忍無可忍的悵鬱的犧牲品；他就決定了再不能像那樣的情形幹下去了，並且這是非採取斷然手段不可的。

伊凡·伊列乙奇在坪臺上來來去去的踱了一整夜沒有睡，他決定到彼得堡去積極行動，要想法調到別的部裏去幹事，這樣才可以叫他對他們

報仇，那就是對那般不知道如何賞識他的人們。

第二天，雖則經過他夫人和他岳母的種種勸阻，他終於動身上彼得堡去了。

他是帶着唯一的目的去的——去取得一個有五千盧布收入的位置。他現在對於無論什麼部署，無論什麼旨趣，無論什麼工作的位置都會滿意了。他只要有一個位置——一個有五千盧布的位置，在司法部，銀行，鐵路，瑪利亞女皇學院，甚至在關稅上都可以——主要的是五千盧布，而同樣主要的是脫離這個他們不能賞識他的價值的機關。

瞧：伊凡·伊列乙奇這次的探索竟得到了異樣的，意外的成功了。在堪茨克有個叫F.S.伊里茵的，是個相識者，走進同一節頭等車裏來，他告訴他堪茨克省長剛纔接到一個電報，報告閣員中將要發生變動——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將以伊凡·雪彌盎諾微支繼任了。

這種提議的變動，不管牠對於俄國有什麼意義，對於伊凡·伊列乙奇却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原來這個陌生人，畢沃多·彼屈洛微支就是他的朋友柴哈·伊凡諾微支，這當然對於伊凡·伊列

乙奇自己的計劃上是最有利的了。柴哈•伊凡諾
微支是伊凡•伊列乙奇的朋友和同學。

在莫斯科這消息證實了。一到彼得堡，伊
凡•伊列乙奇就去找柴哈•伊凡諾微支，並且在
他從前的部裏——那司法部——得到一個差使的
可靠的允許。

一星期以後他打電報給他的夫人：‘柴哈密
勤的位置。第一回報告我就得到差使了。’

謝謝這些變更，伊凡•伊列乙奇意外地在他
從前的部裏得到了比他先前的同僚們要高兩級的
差使，還有五千盧布的收入，另外還有三千五百
盧布的車馬津貼費。所有他對他先前的敵人們和
全部的憤恨都忘掉了，伊凡•伊列乙奇委實快活
極了。

伊凡•伊列乙奇比他這許多年來還要無憂無
慮而且心平氣和的回到了鄉間。滾拉斯珂夫耶•
費沃陀洛夫那也很高興，和平就在他們兩人之間
綴補了起來。伊凡•伊列乙奇述說在彼得堡個個
人對他表示怎樣的尊敬；怎樣那些從前做他仇敵
的人們已經出了醜，現在倒反而要來諂媚他；怎
樣他們妬忌他的差使，尤其是他在彼得堡所受到

的很大的贊許。

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聽着這些話，做出相信的樣子來，也不和他抗辯什麼，只是在籌劃着他們就要搬去住的城市裏的她的種種新佈置。伊凡•伊列乙奇很愉快的覺得這些計劃就是他的計劃；他們是一致的了；並且他的生活在牠的歷程上經過了這次攪擾的阻止之後或者又將得到無憂無慮的暢快和合禮的那種真實的，合乎常規的性格了。

伊凡•伊列乙奇回到鄉間來只是略爲耽擱一下。他得在九月十號就職視事；並且他需要經過多少時日才能在一處新地方找到住處，把他所有的東西從別省搬來，另外再添置和定購許多東西；總之，照他自己心裏所決定的，也差不多就是照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心裏所決定的，去安排着一切。

現在，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他和他夫人的目的完全一致了，並且只有很少的時間住在一起，他們就共同過着他們目前幾年的結婚生活以來所沒有過着的生活。伊凡•伊列乙奇想把他的家庭立刻帶走；可是忽然對他和他的家庭變得非

常和霽可親的他的阿姨和阿舅，都這樣利害的強迫着要勸他們留下以致他只好獨自先走了。

伊凡·伊列乙奇動身走了；這由於他的成功而起的無憂無慮的性情，和他對於他的夫人的了解，這一件事輔助着那一件，永沒有離棄過他。他找到一座院落，正是他們夫婦倆所夢想過的東西。幾間古式的寬暢而高亢的會客廳，一間給他用的舒服的莊嚴的書齋，幾間給他女人和女兒住的房子，一間給他兒子的自修室，一切都好像有意爲了他們而經營的。伊凡·伊列乙奇親自照料着把這些房子裝璜起來，挑選糊屋子的紙，買家具，尤喜歡買古舊的家具，那在他心上是有一種特別 *Comme-il-faut* 的風韻的，於是這一切就逐漸像樣起來，而且的確都達到了他自己所懸擬過的理想了。當他把這屋子佈置到一半的時候，他的佈置已超過了他自己的希望了。他看出全部屋子都佈置好以後就會有那種 *Comme-il-faut* 的性質，優美而一點不帶俗氣。他睡着了，他暗自描摹將來該有的大廳的情形。凝視着這還沒有完畢的客廳，他已經可以看出放火爐的地方，帷幔，*étagères*（木架），這裏那裏點綴着的小小的

椅子掛在壁上的碗盞器皿，還有把他們放好之後就會有那種模樣的銅器。他滿心歡喜的想着他會怎樣感動瀆拉斯珂夫耶和列笙加，她們在這一方面也很有興趣的。他們決不會猜想到這樣的情形。他尤其善於尋覓和購買這些舊家具，這使全體帶有一種特別的貴族氣息。他故意在他的信裏把一切都說得很壞，這樣纔好使她們驚奇不置。這一切使他如此專心，連他的新官職對他都沒有像他所料想的那麼有趣了，雖則他是非常喜歡他的公事。坐堂的時候他也有不注意的瞬間了；他思索着在百葉窗上用那一種腹蛇的問題，直的呢，還是挖槽的呢。他對於這種事情非常有趣，他時常親自動手工作，搬一件家具，或者親自掛起帷幔來。一天他爬上一張梯子去指示一個不明白的工人，他要把那幾塊掛布怎樣地掛着，踏錯了一步就摔了一交；不過，像一個強壯而活潑的人一樣，他靠着了，而且祇撞着他的腰部。在一座架子角上撞碎的地方發起痛來，可是一會兒就過去了。這一向伊凡·伊列乙奇覺得特別高興而且健康。他寫道：‘我覺得年輕了十五歲了’。他想他的屋子的裝璜在九月間就會完畢，可是竟

延長到十月中旬。但是那時的結果是很可愛的；不僅他這樣說，只要是見過牠的人都對他這樣說。

實際上，這就是普通在那般並不一定有錢不過要裝出有錢的模樣來的人們的家裏所看得見的一切，因此結果也就不外乎彼此相似一掛布，烏木，花卉，地毯和銅器，一切都是漆黑而且磨得很光，一切都是某一階級裏的人所有的，因為唯其這樣纔可以像某一階級裏的人。在他的情形上，這簡直相像得不會使人有深刻的印像了；可是這一切在他總覺得有點特別。當他在車站上遇見了他的家族，並且把他們帶到他新近裝點好的屋子裏來，滿屋子頓時輝煌了起來，一個帶白領結的僕役打開了一扇通到飾有花朵的穿廊裏去的大門，於是他們走進了客廳和書齋，叫出愉快的呼聲，他非常快活，領他們到處去看，很熱切地沈浸在他們的讚嘆之中，並且發出滿足的光彩。當天晚上，他們在用茶點時漫談着一切的時候，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間起他摔了一交的事情，他就笑着比給他們看他是怎樣閃開的，他又怎樣把那個家具商嚇了一跳。

‘幸而我是個運動員。要是別人或者就會送命了，我至多也不過像在這裏挨了一拳；碰着牠的時候倒有點痛，可是牠早已過去了；不過受一點兒傷罷了。’

於是他們開始在他們的新居裏住下，這照例在他們完全住下之後，他們總覺得恰恰只缺少一間房子，而他們的新的收入也照例是只短一點兒——大約五百盧布的樣子——真正一點兒，並且這樣一切就很過得去了。初起頭的時候事事都過得特別地順利，在一切還沒有完全佈置好之前，這兒總還要做點什麼事纔行——買點什麼啦，定點什麼啦，搬點什麼啦，配點什麼啦，夫婦之間雖則的確有幾回衝突，可是因為兩口子都非常心滿意足，況且還有這樣多的事情要幹，所以也都沒有嚴重的爭吵就過去了。等到沒有什麼要佈置的時候，這倒有點兒無聊起來了，彷彿覺得缺掉了什麼似的，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正在交朋結友並且養成種種習慣，所以生活又給充實了。

伊凡·伊列乙奇，在法庭上過了一早晨之後，回到家裏去吃飯，並且最初他總是高高興興的，雖則他這種心境準是爲了新居的關係極容易

有一點擾亂。

檯布或掛布上的一處斑點，百葉窗的繩子的折斷，都使他生氣。他在這些房子的佈置上出過這樣多的力，所以他們的次序上只要有一點紛亂就會使他心痛。可是，大體上，伊凡·伊列乙奇的生活，却照他自己的信仰，在生活該走的道路上進行——舒服，暢快，並且合適。他九點起身，喝過咖啡，看了報紙，於是着上他的制服就到法庭裏去了。在那裏每天的例行公事早已替他規劃好了，他就馬上走進了這裏面。上呈文的人們，局裏的詢問，局的本身，坐堂——公開的和初次的。在這一切之中最要緊的是要排斥含有生命液質的種種東西，那是常常擾亂公事的常規的；除掉公事上的關係之外切不要容許和人們有什麼關係；一切交際的動機都得要純粹是公事上的動機，而交際的本身也得要公事的纔好。譬如有人會走來打聽某種消息。伊凡·伊列乙奇，因為不是當事的官吏，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就會一點不發生關係。不過要是這個人對他的關係像對法官一樣可以用公式在公文紙上表示出來——在這種關係的限度以內伊凡·伊列乙奇就什麼都會幹

了，只要是他所能幹的，並且一面這樣幹着，一面還會遵守與人類友誼的關係相類似的東西，那就是社會生活的禮貌。可是在公事的關係完結的地方，其餘的一切也都停止在那裏了。這種把事物的公事方面和他的實際生活相隔離的藝術，伊凡·伊列乙奇是最高明的了；並且經過多年的鍛煉和自然的趨向，他竟把牠弄到這種登峯造極的地步，他有時竟容許他自己，就像是一個技術高明的專門家在開着玩笑似的，把人類和公事的關係混合在一起。他所以容許他這種特權，是因為他覺得如果他願意，他隨時都有力量重新從事於純粹公事的一方面而放棄掉人類的關係。這件事不只是舒服，暢快，以及合適而已；在伊凡·伊列乙奇手裏確乎得到了一種有藝術風味的性格。在休息的時候，他抽烟，喝茶，略為談些政治，談些公事，談些紙牌，可是談得最多的是職務上的任命，疲乏了，可是覺得像是在表演中很高明地奏過技的藝術家似的——樂隊裏的第一個提琴家——他回到了家裏。在家裏他的女兒和她的母親已經上什麼地方拜訪人去了，要不然就有幾個人正來拜訪着她們；兒子已上學去，正同他

的教師們在預備着他的功課，而且恰好準確地學習着在中學校裏所教的東西。一切都是該怎麼便怎麼。晚飯以後，要是沒有客人，伊凡·伊列乙奇有時看些人們正在談論着的書籍，晚上就坐下來工作，那就是看些公報，把他們和法律條文比較，分別誓證的種類，還把他們適用在法律條文之下。這個他覺得既不厭倦也不有趣。在他可以玩着‘司克洛’的時候，這當然有點厭倦的；不過要是沒有‘司克洛’可玩，那就總比獨自枯坐着或者同他的夫人在一起要好多了。伊凡·伊列乙奇的娛樂是小小的宴會，他邀請社會上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們來赴這種宴會，並且還有這般人所習以為常的把時間同他們在一起消磨掉的這種方法，因為這樣他的客廳纔會同人家的客廳一樣呢。

一次他倒竟舉行一個大宴會——一個跳舞會。伊凡·伊列乙奇很高興牠，而且除掉因為菓餡麵包和糖菓的關係同他的夫人大鬧一場之外，一切都是非常成功的。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有她自己的計劃；伊凡·伊列乙奇却堅執着什麼都要到一個很費錢的麵包師傅那裏去掣來，

並且定下了許多菓餡麵包，口角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菓餡麵包都無人過問，而麵包師傅的賬單上竟有四十五盧布。這次口角是很劇烈而且很不愉快的，劇烈到滾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竟叫他‘傻子，飯桶。’他也攥住他的頭，並且一時火起竟說到了離婚的事情上來。可是宴會的本身却是很愉快的。到會的都是上等人，伊凡·伊列乙奇同屈洛芬諾夫公主跳舞，就是那個在叫做‘負我重任’的慈善會方面很出名的一個人的姊妹。他的做官的樂趣是在滿足他的驕傲；他的社會上的樂趣是在滿足他的虛榮。可是伊凡·伊列乙奇最最真實的樂趣是玩‘司克洛’的樂趣，這在俄國就等于‘撲克’。他自己都承認說在他的生活中儘可以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可是那像枝蠟燭一樣在其餘一切之前燃燒着的快樂就是同好的賭伴——並非鬻鬮的對手——坐着玩‘司克洛’；而且當然是四個人玩的賭博（同五個人玩總不會出色的，雖則有人要裝出特別喜歡牠的樣子），要用上好的紙牌，很機敏的，正經的賭一下，然後吃一餐晚飯喝一杯酒。玩完了“司克洛”，尤其是贏了幾小注錢之後（贏着大宗的錢

是不愉快的)，伊凡·伊列乙奇就心裏特別爽快地下牀去睡了。

他們就這樣過活着。他們在最上等的社會裏來往，並且有要人和年輕人來拜訪他們。

在他們挑選一般朋友的意見上，丈夫，妻子和女兒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這一個題目上雖沒有明白歸定的合同，他們却是一樣的棄絕和攆斥各種的親戚朋友，那些衣服襪襪急乎走到他們的那壁上掛了日本式器皿的客廳裏來，並且硬要恭維他們的不速之客。不久這些衣服襪襪的人們也不來替他們周旋了，在哥羅汝家裏也只看見最上等社會裏的人了。年輕人開始注意到列笙加；並且彼屈列舒契夫，杜彌屈列·伊凡諾微支·彼屈列舒契夫的兒子，他的財產的唯一的繼承者，一位檢察官，開始對於列笙加這樣地注意，就連伊凡·伊列乙奇也已經同他的女人談過這個問題究竟還是替他們安排一個雪橇好呢，還是裝扮幾齣戲的好。他們就這樣地過活下去。於是的一切都毫無變化的照樣進行下去，並且一切都很好。

四

大家都很健康。誰都不能把不健康這字用在伊凡·伊列乙奇有時埋怨的症候上來，那便是在他嘴裏的一種奇怪的口味和在腹部左邊的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逐漸增加起來了，並且變得不一定是疼痛，只不過在他的腰部時常覺得有一種壓力和容易發怒的脾氣。這種容易發怒的脾氣不絕地增進着，終於把哥羅汝一家原有的那種暢快的舒服和規矩都給破壞了。夫婦間爭端愈弄愈多，不久生活的一切舒服和適意都消失了，就是表面的禮教也只是很勉強的維持着。使

性大吵的事情又增多起來。丈夫和妻子可以遇見了而不致爆發的又只有在角逐之海的小島上——可惜這些小島只有很少的幾個。現在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就說，並非沒有根據，她的丈夫有着一種非常難受的脾氣，她帶着她好自誇張的口脛說他一向就有這種可怕的脾氣，並且她用她所有的溫柔來忍耐了他二十年了。這是真的，現在尋釁的總是他。他的脾氣常時在剛吃飯以前爆發出來，並且總在他剛要喝湯的時候。他會注意到幾件陶器被折斷了，或者食物不大可口，或者他的兒子把他的手肘放在桌子上，或者他的女兒的頭髮沒有照他所喜歡的樣子梳理好。不管牠是什麼，他總歸罪於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最初還用同樣的口脛來答辯，並且對他說了許多可怕的說話；可是有兩回，剛在開始吃飯的時候，他忽而變得如此狂怒，她覺得這一定是由於生理上的錯亂，並且是因為吃東西纔發生的，於是她克制她自己；她並不答語，只是趕着把飯吃完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對於這種克己的工夫覺得頗有自信。斷定了她的丈夫是有可怕的脾氣，並

且把她的生活弄得很悲慘，她便開始可憐她自己。她愈可憐她自己她就愈恨她的丈夫。她巴不得他倒是死了的好；可是又不能如此巴望，因為這樣就不會有收入。這可更使她要忿恨他了。她覺得她自己十二分不幸；正因為他的死都不能救她出來的緣故，她覺得忿懣填膺，而她的這種隱藏着的忿懣却增加了他那容易發怒的脾氣。

經過了一場大吵之後，這次大吵伊凡·伊列乙奇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並且事後他也解釋道他的確是容易發怒，不過這是因為有了病的關係，她說他要是真有病，他就該想辦法，並且堅執着要他去看一位著名的醫生。

他去了。一切都像他所預料的一樣；一切都照他的常態。等待和裝腔作勢的架子，那種他非常懂得的職業上的架子，就像他自己在法庭上所裝作的架子一樣，使用探針，聽診，和需要那早已然而無庸再說的答語的種種問題，還有那似乎在循循善誘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氣——你只要把這完全交託給我們，我們會安置一切，至於怎樣安置，這在我們是確定而且無可爭辯的，對於無論那一種人都是那一種辦法。這都是恰像他法庭

裏的情形一樣。這醫生對他的神氣正是他對一個提上來受審判的人的那一副神氣。

醫生說：這個和那個就證明你身體裏面有這樣和那樣的病；不過要是那個不能用這個和那個的分析來證實，那我們只有假定這個和那個了。要是我們假定了這個和那個，那就——等等。在伊凡·伊列乙奇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他的病狀究竟是否危險？可是醫生却不理會那個不相干的問題。在醫生看來，這不過是支節，並非所要討論的問題；唯一真實的問題就是在寬鬆的腎臟，慢性黏膜炎，和盲腸炎之間有相等的可能性。這倒不是伊凡·伊列乙奇的生命問題，而是在寬鬆的腎臟和盲腸垂之間的一個問題。這一個問題，由伊凡·伊列乙奇看來，醫生解決得很神氣地傾向於盲腸垂一方面，可是附帶了小便的分析或者會有新的端倪出來的條件，並且這樣一來病案的情形就會變更了。這一切完全和伊凡·伊列乙奇自己在審判別人的時候很神氣地做過了幾千遍的情形針鋒相對的。醫生也一樣神氣地下了他的結論，還一樣勝利地，甚且高興地，奪出他的眼鏡外面來監視這個站在罪人席裏的罪犯。從醫

生的結論上伊凡·伊列乙奇也就推出了這樣的結論——事情看來是不妙，然而他，這醫生，或者竟是無論那個人，却並不介意，可是事情看來於他很不妙。這個結論使伊凡·伊列乙奇得到了不健全的印像，喚起了他的一種很利害的自己可憐自己的感情和對於這個連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會漠不關心的醫生的忿怒。

可是他一點都沒有說什麼。他站起身來，把診金放在桌上，他嘆一口氣，說道，‘我們病人或者時常要問些不適當的問題。告訴我，通常這算不算危險的病症呢？’

醫生把一隻眼睛透過了他的眼鏡狠狠地對他瞥視了一下，彷彿是說：‘站在立囚所的犯人，要是你不在准許你說的問題的限度以內發問，那我只有想法把你趕到法庭的範圍以外去了’。‘我已把我覺得必要的而且合式的話告訴了你了’，這醫生說；‘分析小便將更能見出些端倪來。’於是醫生一鞠躬把他送出去了。

伊凡·伊列乙奇慢慢地並且垂頭喪氣地走了出來，跨進他的攜，就拖回家去了。一路上回家的時候他不絕地重覆着醫生所說過的話，想要把

所有這些複雜的，曖昧的，科學的言辭翻成極簡單的說話，在這些說話裏看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是很壞——是不是很壞了麼，或者還沒有壞到怎樣麼？他似乎覺得所有醫生的結論都是說這已是很壞了。街上的一切東西在伊凡·伊列乙奇都覺得很淒慘。驅柩的人是淒慘的，屋子是淒慘的，路過的人和商店都是淒慘的。那從沒有停過一秒鐘的疼痛，這種沉悶的咬噬着的疼痛，若和醫生的曖昧的說話連接起來，彷彿就有一種新的，更嚴重的意義。伊凡·伊列乙奇現在帶了一種新的痛苦的感覺來當心着牠。

他到家之後就把牠告訴他的夫人。他夫人聽着他講；可是講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女兒帶了帽子走進來了，預備和她的母親一同出門。她勉強稍微坐了下來聽這些討厭的瑣事，可是她耐不得很久，她的母親也就沒有聽完他的故事。

‘唔，我很高興，’他的夫人說；‘現在你一定要有規則地吃藥了。把藥方給我；我就打發紀拉辛到藥劑師那裏去！’於是她走去預備出門了。

她在房間裏的時候他還沒有歇過力，她走出

去之後他就發了一聲長嘆。

‘唔，’他說，‘這或者還沒有什麼要緊罷’。

他開始吃藥，實行醫生的囑咐，那是在分析小便之後變更過的。可是正在這上面發生了混亂的情形，不是在分析裏，就是在該從分析而來的結果裏。醫生本人當然不能拿這個來責備他，可是事情就沒有照醫生所告訴他的那麼實現。他不是已經忘掉就是說了謊，再不然就是欺瞞着他什麼了。

可是伊凡·伊列乙奇還是一樣確切地實行着醫生的囑咐，並且這如此做着的時候他起初是得到些安慰的。

自從他看過醫生以後伊凡·伊列乙奇主要的職務變成了嚴格遵守醫生的關於衛生和醫藥的藥方以及留心觀察他機體的各種官能上的疾病。伊凡·伊列乙奇的主要的趣味就只在人們的疾病和人們的健康上面。要是有人在他面前說到了病人，說到了死和復原，尤其是在所說的病和他的病相似的時候，那他就傾聽着，一面想掩飾他的興奮，問幾個問題，再把他所聽到見的應用到他自己的病上來。

疼痛並不減輕；但是伊凡·伊列乙奇却竭力叫他自己相信他是好些了。直到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來攪擾他的時候為止他算把他自己欺瞞過去了。可是一等到他有了一件不幸的事，和他夫人的幾句不痛快的說話，他的公事上的一樁失敗，玩‘司克洛’倒了霉，他就立刻很銳敏的覺着他的病。在從前的時候，他早已忍受過這種不幸了，希望不久就會把錯誤挽回過來，希望勉強掙扎一下，以後再得到成功，交一點好運。可是現在每一次不幸都使他沮喪而且陷于失望之中。他會對他自己說：‘我不過剛在這兒慢慢地好起來，藥也開始見效了，然而現在竟有了這個不幸或失望。’他對於這種不幸或使他失望着並且催送着他性命的人們非常忿怒，他還覺得這種忿怒正在催送他的性命，可是他不能遏止牠。誰都以爲他應該明白這種對於環境和人們的激怒不過增加着他的疾病，所以他應該不理會這些不愉快的瑣事纔對。

可是他的推理恰恰取了反對的方向。他說他需要安靜，並且正在防守着一切攪擾他安靜的東西，所以只要稍爲對牠有一點攪擾，他就要大發

雷霆。使他的情形變得更壞的是他讀了醫書和請了醫生。他慢慢地變壞，慢得連他自己都可以欺瞞自己，把這一天和那一天比較，不同的地方委實很小。可是當請醫生看的時候，他就覺得他正在變壞了，並且壞得非常快。雖然如此，他還是繼續地請教醫生。

那一個月內他拜訪了另外一個著名的醫生。這第二個名人所說的幾乎和第一個一樣，只是他問的問題有點不同罷了；和這個名人的見面徒然加增了伊凡·伊列乙奇的疑惑和恐怖。他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一位很好的醫生，却很不同地診斷着這疾病；並且雖則他實際上保證了他的回復原狀，可是由於他的許多問題和假設，倒反而把伊凡·伊列乙奇弄得更含糊並且還堅強了他的懷疑。一位以病治病的醫生又另外下了一個診斷，開了藥方，伊凡·伊列乙奇就祕密地吃了牠一星期；可是吃了一星期的這以病治病的藥，他也不覺得見效，並且因為失掉了從前的醫生和這一個醫生的治療的信仰，他就陷入于更深的抑鬱裏了。一天他的認識的一位太太對他講了神像的治療法。伊凡·伊列乙奇使他自己很留心地聽着，

而且相信了所引證的實際情形。這一樁意外的事情使他驚訝了。‘我難道智力衰弱到這種地步了麼？’他對他自己說。‘笑話！這都是胡鬧。我決不能屈服於神經過敏的恐怖，但須檢定一個醫生，絕對服從他的治療。那纔是我所要做的事情。現在這可決定了。我想都不去想牠，我只是專心治療直到明年夏天，姑且到那個時候再說罷。現在我再也不猶疑不決了！’這些話說說是容易，可是要把牠實行是不可能的。他的腰部的疼痛時常拖累着他，似乎變得更利害和永不間斷了；他彷彿覺得他嘴裏的口味也變得更奇怪，而且他的呼吸裏還有一種討厭的臭氣，他的食慾和體力只是減少。再也欺瞞不過他自己了；一種可怕的，新奇的東西，並且是在伊凡·伊列乙奇的一生中再沒有比這個還要緊的東西，在他身體裏面發生了，知道牠的又只有他獨自。他周圍的人們並沒有或者也不會明白，但相信這世界上的一切依舊和先前一般地進行着。這一樁事使伊凡·伊列乙奇比什麼都還要痛苦。他自己家裏的那些人，尤其是那沉浸在拜客的漩渦裏的他的夫人和女兒，他覺得簡直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倒反

而還惱他變得如此抑鬱和苛求，好像這還是他的不是。雖則他們極想隱瞞這件事，他却看出了他是他們的眼中疔；可是他的夫人早已採取了她自己的一種確定的方針來對付他的病，並且牢守着牠，不管他說什麼也好，幹什麼也好。這方針是如此說法的：‘你們知道，’她會對朋友們說，‘伊凡•伊列乙奇不能像旁的誠心誠意的人們一樣照着開給他的藥方做。今天他吃了他的藥水，吃了所派給他的食物，早早的走到牀上去睡了；第二天要是我不留心，他就忽然會忘掉了藥不吃，吃鱈魚(那是醫生所禁止的)，真的，並且還坐着玩‘司克洛’直到過了午夜。

‘呃，我倒底幾時那麼幹的？’伊凡•伊列乙奇一天在畢沃多•伊凡諾撒支家裏狠聲惡氣地問。

‘昨天還同希及克玩的呢。’

‘不錯，——我實在痛得不能睡……。’

‘唔，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倒沒甚關係，可是照那個樣子你是不會變好的，你只是苦着我們罷了。’

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對她丈夫的病

的表面的態度，由她對人家和他丈夫自己所明白表示的看來是，伊凡·伊列乙奇的病應該責備到他自己，並且這全部的病又是他給他老婆的另一種損害。伊凡·伊列乙奇覺得這話是不知不覺地從她嘴裏洩漏出來的，可是那對他並不見得就會好些。

在他的官場生活中，伊凡·伊列乙奇也注意到，或者想像他注意到一種對他的異樣的態度。有時他覺得人們正在好奇地看着他，把他當作一個馬上就會出缺的人看待；有時他的朋友們又會忽然和靄地挖苦起他的神經過敏的恐怖來，似乎那奇異的，可怕的，未之前聞的東西，就是在他身體裏面進行着的，不絕地咬嚼着他的，並且無可抵抗地把他拖到什麼地方去的那東西，是最適合于譏笑的題材。尤其是希伐支談諧的，活潑的 *Comme-il-faut* 的神氣激怒着伊凡·伊列乙奇，使他回想到十年前的他自己。

朋友們有時走來玩玩紙牌。他們靠牌桌坐下了；他們把新的紙牌攪和並且分派。先鬥了幾張紅菱形的紙牌接着又鬥了幾張紅菱形的，一共七張。他的賭伴說道：‘總不會鬥將牌，’一面拿

出兩張紅菱形的紙牌來。後來怎樣呢？啊，這該是快樂的，了不得的——他有了一手將牌。驟然之間伊凡·伊列乙奇感到那種咬噬着的痛楚，那種在他嘴裏的口味，然而使他覺得奇怪的就是他有了那種痛楚還會喜歡他的一手將牌。

他凝視着彌海兒·彌海洛微支，他的對手，怎樣把他的紅的手輕輕地敲在桌子上，並且很和藹很寬容地不把這副牌抓攏來，却把那紙牌向伊凡·伊列乙奇推過一點好讓他高高興興地擎起牌來沒有一點困難，甚且不必伸出他的手來。‘什麼，難道他以爲我衰弱得手都伸不出了麼？’伊凡·伊列乙奇想，他忘掉了將牌，就把將牌吊取了他的對手的牌，並且也沒有撮弄過三次就把將牌鬥出來了；最可怕的事情是他看出了彌海兒·彌海洛微支對於這件事是多麼煩惱，然而他竟毫不介意，並且想起了他爲什麼毫不介意他覺得很可怕。

他們大家都看出他在苦痛了，就對他說，‘要是你倦了，我們就歇手罷。你去睡罷。’睡？不，他一點兒都不疲倦；他們將玩三次兩勝的決賽。大家都很沉悶而且默不作聲。伊凡·伊

列乙奇覺得把沉悶帶到他們身上來的人就是他，他不能把牠驅散。他們用了晚飯，這一夥人就分散了，只有伊凡•伊列乙奇兀自覺得他的生命爲他毒害了，並且還毒害了人家的生命，而這毒還沒有失掉牠的力量，倒反而不絕地在他的全生命中愈進愈深了。

有了這種意識，另外還有身體上的痛楚，以及由這痛楚而來的恐怖，他不得不睡在他的牀上，老是因爲疼痛的關係大半夜都不能入睡；一到早晨他又只得爬起來，穿衣服，上法庭去，說話，寫字，或者，要是他不出門，他就得在家裏待二十四點鐘，而每一點鐘都是一樁痛苦。于是他不得不就這樣地一個人生活在懸崖的邊際上，連一個會理解他和憐惜他的人都沒有。

五

就這樣地過了一個月，又是一個月。將近新年的時候他的舅子到城裏來拜訪他們。他來的時候伊凡·伊列乙奇正在法庭裏。撥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已經出去買東西去了。走到了家，正要走進他的書齋的時候，他發現了他的舅子；一個健康的，氣色很好的人，正在把他的箱子打開來。一聽到伊凡·伊列乙奇的腳聲，他抬起了頭，並且一言不發地對他瞪了一回。那一瞪把什麼都告訴伊凡·伊列乙奇了。他的舅子張開嘴想要叫一聲驚奇的‘喔！’，但他自己克制住了。那是很明白的。

‘什麼！我變了麼？’

‘是的，變了。’

雖則伊凡·伊列乙奇竭力想要叫他來談論着他的相貌，他的舅子却只是默無所對。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進來了；舅子就走去看她。伊凡·伊列乙奇把門一鎖，開始在鏡子裏凝視着他自己，先看正面，後來再看側面。他舉起了同他夫人合攝的一張照片，來和他在鏡子裏所看見的形像比較。不同顯然是很大。于是他把他的手臂赤裸到肘節，看了一看，再把衣袖放下來，在一張奧托曼上坐下之後，只覺得周圍比夜還要黑暗。

‘我決不會，我決不會，’他對他自己說，跳起身來，走到桌子旁邊，打開了幾張公文，想要讀下去，可是不能夠。他打開了門，走到客廳裏去。通客廳的門關閉着。他顛起了脚尖走上前去竊聽着。

‘不，你太過甚其詞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正在說。

‘過甚其詞？你看不出來。他是個死人了。你看他的眼睛——一點光都沒有。可是他究竟害

了什麼病？’

‘沒有人說得出來。尼古拉夫’（那是另外一個醫生）‘倒說過一點，可是我不知道。雷希契替斯基’（這是那著名的醫生）‘所說的恰相反’。

伊凡•伊列乙奇走開了，走到他自己的房裏，躺了下來，並且沉思着。‘腎臟——寬鬆的腎臟。’他記起了醫生們所對他說的話，怎樣牠分離開來，怎樣牠又變寬鬆了；他還想藉了想像的努力，捉住那個腎臟，使牠停住，使牠強健。只要一點兒幫助就與了，他想。‘不，我要再到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那裏去呢。’（這就是那個有一個朋友是醫生的朋友）。他接了鈴，吩咐把馬駕好，就準備出門。

‘你上那兒去，董？’他的女人帶着非常憂鬱並且特別親切的神氣問道。

這種特別親切的神氣激怒了他。他惡狠狠地看着她。

‘我要去看畢沃多•伊凡諾微支。’

他走到那個有一個朋友當醫生的朋友那裏去了。還同他一起上醫生那裏去。他在家裏找到了

他，就替他作了一次長談。

檢視了一遍醫生寫在那裏的他的內部正在發生的解剖上和生理上的情節之後，他一切都明白了。這不過是一樣東西——盲腸垂上生了一點小東西。這或者就會好的。只要把一個不活動的器官弄強，再把另外一個的不正當的活動減少，吸收作用也就會發生，一切也就恢復原狀了。他回來吃飯略為遲了一點。他吃完了飯，興高采烈地談着話，可是歇了好一會之後他纔能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工作。他終於走到他的書齋裏，馬上坐下來工作。他讀過公文並且做了他的工作，可是他已經把牠解脫掉而回頭還得去考察的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貼近在他心窩的意識却從沒有離開過他。他做完他的工作以後，他想起了貼近他心窩的一件事就是關於盲腸垂的思想。可是他不能使自己陷入這種思想；他走進客廳裏去喝茶。那裏有幾個客人；有談笑的聲音，正彈弄着鋼琴，並且歌唱着；那裏有年輕的檢察官，這女兒的合適的配偶。照潑拉斯珂夫那。費沃陀洛夫那看來，伊凡·伊列乙奇這一晚過得比他們中間無論那一個的精神還要好些；可是他從沒有一刻忘

掉他的回頭尚須考察的盲腸垂的要事。十一點鐘的時候他道了晚安就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了。他自抱病以來就獨自睡在接連着他的書齋的一間小屋裏。他走進去，卸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說，但是並不讀牠；他只是沉思着。就在他的幻想裏這種渴望着的盲腸垂的復原竟實現了。那裏已經有了吸收，排洩，有規則的作用的重新復原。

‘唔，反正是那一回事，’他對他自己說，‘原來只要幫幫天的忙就是了。’他記起了藥，爬起身來，吃了下去，仰躺在牀上，守候着這藥很有効驗地發作起來並且把疼痛克服住。‘這只要有規則地吃藥和避免有害的影響，就得了；現在我已經覺得要好一點，好得多了。’他開始按撫他的腰，摸上去也不覺得痛。‘真的，我不覺得痛了——的確已經好得多了。’他滅了蠟燭，側轉身體來睡着。‘盲腸垂就快要好了，吸收作用。’忽然他又覺着這熟悉的，舊有的，沉痛的，咬嚼着的疼痛，固執，靜默，而且嚴重。他嘴裏也有了同樣熟悉的討厭的味兒。他的心沉溺下去了，他的腦子覺得模糊，朦朧起來。‘我的

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他說，‘又來了，又來了，牠永遠不會停止的了。’忽而這全部事情又異樣地出現在他的眼前。‘盲腸垂！腎臟！’他對他自己說。‘這不是盲腸垂的問題，不是腎臟的問題，而是生命和……死的問題。不錯，從前已有過生命，現在牠正要去了，走開去了，我是沒法阻止牠的。不錯，幹麼要欺瞞我自己？可不是除了我之外誰都明白我就要死了麼，並且這不過是幾個禮拜，幾天——或者目前的問題罷了。已前有過光明，現在可只有黑暗了。我從前在這裏，現在我正要去了。上那裏去呢？’一陣寒戰襲上了他的全身，他的呼吸停止了。他什麼也沒有聽見除了他心臟的悸動。

‘我快完了，可是那兒又將有些什麼呢？什麼都沒有。我沒有了又到那裏去呢？這不會是死罷？不，我不想死！’他跳起身來想要燃點這蠟燭；於是將顫抖着的兩隻手在暗中摸索着，他把蠟燭和燭臺都掉在地板上並且身子一仰又倒在枕畔了。‘幹麼煩惱？這是毫無關係的，’他對他自己說，睜大了眼睛在黑暗中瞪着。‘死。是的，死。而他們——他們大家——却沒有明白，

也都不想明白，也不覺得可憐。他們正在尋歡作樂。（經過了關閉着的門他聽見一縷遠遠的尾聲和伴奏的樂聲。）他們並不介意，可是他們也要死的。傻子！我不過快一點他們慢一點；反正總是一樣的。然而他們却高興得很。這般畜牲！忿怒使他窒息了。他痛苦到不堪忍耐的地步。‘該不會是一切的人，都永遠被判定了這種可怕的罪孽的罷！’他豎起他的身子。

‘總有什麼不對的事情夾在裏頭呢；我該鎮靜些，我得把牠從頭到尾想一想纔好。’于是他開始想了。‘是的，我的病的發軔。我撞了我的腰部，我還是一樣，嗣後又歇了幾天；起先牠稍為有點發痛，於是更利害一點，於是請醫生，於是悵鬱，苦惱，再請醫生；我已經愈走愈近深淵了。體力只顧衰弱。一步近一步了。現在我在這裏，逐漸消耗着，眼睛裏連一點光都沒有。我想怎樣治好盲腸垂，但這就是死呵。這會是死麼？’恐怖又襲上了他；他一面喘息着氣，一面蹲下身子，’打算摸索着火柴，又把他的手肘撞在牀頭的桌子上。這桌子正妨礙着他並且撞痛了他；他火極了，正在發火的時候更用力地對牠一

撞，就把牠撞翻了。他在絕望中，呼吸也沒有了，往後只一仰就倒身下去等待着死神的立刻降臨。

其時客人們正要辭別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正在送着他們出去。她聽見有什麼東西倒掉，就走了進來。

‘什麼事？’

‘沒有什麼。我一不當心什麼東西打翻了。’

她走出去，擎了一枝蠟燭。他正仰躺着，困難而且急促地呼吸着，就像賽跑過一哩路的人一樣，並且目不轉睛地瞪着她。

‘什麼事？董？’

‘沒——有——什麼，我說。我打翻了一點東西。’——說牠幹麼？她又不會懂，’他心裏想。她的確不懂。她拾起了蠟燭，替他點着了，要緊緊地走出去。她不得和一個剛要走開的客人道聲再會。她走回來的時候，他還是一樣的仰躺着，眼睛朝上看着。

‘你怎麼啦——更糟麼？’

‘是。’

‘她搖搖頭，坐下來了。’

‘你覺得怎麼，董？我不知道要不要去請雷

希契替斯基到這裏來看你？’

這就是說去請這個著名的醫生，不管多少費用。他惡意地微微一笑，說不要。她再坐了一回，走到他面前，在他的額上親吻了一下。

當她吻着他的時候他用了他靈魂中所有的力量來憎惡她，並且不得不克制着勉強不要把她推開。

‘晚安。求求上帝，你就睡着了罷。’

‘是。’

六

伊凡·伊列乙奇知道他要死了，並且在繼續的絕望之中。

在他的心底裏伊凡·伊列乙奇知道他就要死了；可是他非但不能習慣於這個觀念，倒反而不去理會牠——他委實不能理會牠呵。

他在凱撒凡推爾的邏輯上所學到的三段論法的例子——該伊斯是人，凡人皆死，故該伊斯亦死——由他看來彷彿只適用在該伊斯身上是一輩子都對的，可是決不能適用在他自己身上。在那件事上不過說是該伊斯，一個人，一個抽象的人。所以是十分準確的，可是他並不是該伊斯，

也不是一個抽象的人；他一向是個與衆不同的人；他還是小汝尼的時候就有爸爸和媽媽，密梯亞和服盧諦亞「註」在一起，還有許多玩具和一個馬車夫和一位乳母；後來又有凱登加，有幼年時代，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一切歡笑，憂愁和狂熱。汝尼所非常喜歡的皮球的氣息該伊斯究竟聞過沒有？該伊斯究竟也同樣的吻過他母親的手沒有？該伊斯總沒有聽見過他母親的裙的息索聲。他總沒有爲了布丁在學校裏大鬧亂子。該伊斯也像那樣的戀愛過麼？該伊斯也能出庭審事麼？

並且該伊斯的確會死，所以他死是很對的；可是我，小汝尼，伊凡·伊列乙奇，有我一切的感情和思想——在我這是一件絕不相同的事。這不會是連我都該死的。那是太可怕了。

這就是他的感覺。

‘要是我也像該伊斯一樣非死不可，我自己總該知道，心裏就會有一種聲音這樣的告訴我。

「註」這三個字是「伊凡」，「特密忒列」，「甫萊特米」的簡稱。

可是我身體裏面並沒有這一類的事。並且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我們都覺得這和該伊斯是完全不一樣的。然而牠現在偏偏到這裏來了！’他對他自己說。‘這不會是的！這不會是的，然而竟是！這怎麼的呢？這叫人怎麼懂得牠呢？’他想不出牠，要想把牠當作虛偽的，不準確的，不健全的觀念驅逐出去，再把別種，準確的，健全的觀念來補充牠。可是這一個觀念，不單是一個觀念而已，而且還像是一樁實際的事情，又回轉來站在他的面前了。

因為要替代這個思想，他連一接二的喚起了別的許多思想，希望在牠們中間找着些援助。他想恢復從前的一串思想，那在從前曾把死的思想隔絕了的。可是，說也奇怪，凡是在從前遮蓋過，埋沒過這死的感覺的，現在都不能發生同樣的效力了。近來伊凡·伊列乙奇把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費在恢復他從前的一大串排斥過死的思想的努力裏。有時他會對他自己說，‘我想把我自己放在我的公事裏；唔，我是慣在這裏面生活的呀。’于是他就會走到法庭裏去，把什麼懷疑都趕跑了。他就會和他的同僚們攀談起來，仍舊照

他毫不介意地坐下，夢一般地打量着下面的一羣人，他會像他平時一樣把他的一雙消瘦了的手擱在櫛樹的靠椅的手靠上；並且曲身就着一位同僚，把公文遞給了他還對他低聲說着話，於是忽然低垂了他的眼睛而且坐得筆端筆正的，他就會說幾句在訴訟開始時的慣熟的說話。可是他腰裏的疼痛忽而在半當中開始牠的工作了，完全不管他在這樁案子上所已經做到的階段。牠釘住了伊凡·伊列乙奇的注意。他把這個思想趕跑，可是牠依舊做牠的工作，於是‘牠’就走來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覺得變成了石頭，光也在他眼睛裏死去了，他就重新問他自己，‘難道牠是唯一的真理麼？’他的同僚和下屬們都是又驚奇又傷心地看着他，這很煇燦的，很精明的審判官，連說話的頭緒都沒有，並且正鬧着笑話。他混身一搖，要想回復他的自制力，總算坐完了堂，很痛苦地走回家去覺得他的審判官的苦工不能和從前一樣地把他所要躲避的東西躲開；他也不能把他的公事來避免掉‘牠’。最壞的是‘牠’把他拖向着牠，並不要他做出什麼事來，只叫他當面看着‘牠’，看着‘牠’並且，因為什麼都不做，說不出地忍受

着痛苦。

於是因為要把他自己從這裏面救出來，伊凡·伊列乙奇尋求娛樂，別種遮蔽物，他居然找到了這些遮蔽物，並且有一陣牠們的確似乎把他救出來了；可是不久牠們還沒有敗壞到光線可以穿過的時候，已經彷彿‘牠’是無孔不入，沒有東西可以攔阻‘牠’了。

在那些日子中有時他會走進他所裝飾的客廳裏去，他曾在那兒摔過交的客廳，爲了牠——他想起了是多麼傷心地可笑呵！——爲了牠的裝飾他已經犧牲了他的性命，因為他知道他的病就肇端於那一回的傷。他走進去，看見這光滑的桌子上已經被什麼東西刮出傷痕了。他想要找出原因，果然在一邊被扭曲了的照像簿的銅鉤上發現了。他擎起照像簿，一個值錢的照像簿，他親自仔細裝置過的照像簿，對於他女兒和她的朋友們的不留神很是可惡，這兒扯了一頁那兒的照片又變更了他們原來的地位。他重新仔細地把牠安置好了再把鉤子彎過來。

於是 he 想起把這些照像簿的 *etablissement* (布置) 統統搬到陳設花卉的一個角落裏去。他

叫僕人，叫他的女兒或夫人來幫他的忙。他們都不贊成他，反對他；他申辯，大發其怒。可是一切都很好，因為他並未想到‘牠’；‘牠’可以看不見了。

可是當他親自搬些東西的時候，他的夫人就說，‘讓傭人們來搬好了，你又要把你自已弄傷的，’於是‘牠’立刻窺穿過這遮蔽物；他瞥見了‘牠’。他瞥見了‘牠’，可是他仍舊希望‘牠’會自己藏匿起來。然而不由自主地他只是看護着他的腰；在那裏這還是一樣，還是作痛着；現在他不能把牠忘掉了，並且‘牠’正是從花兒的背後張大了眼睛在瞪着他呢。這一切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並且這是事實，我在這裏，在那幔帷上，彷彿是攻打着一個堡壘似的，喪失了我的性命。這是可能的麼？多麼可怕又多麼愚蠢啊！這不會是的！這不會是的，然而竟是。’

他走進了他自己的房裏，躺了下來，又覺得只有獨自一人同‘牠’在一起了。和‘牠’面面相對着而又無可奈何‘牠’。只是看着‘牠’打顫。



和牠面面相對着

七

伊凡·伊列乙奇 第三個月的病 是怎樣過去的，這是無從說起，因為這是慢慢的發生，看不出來的；可是他的夫人，他的女兒，他的兒子，他們的傭人們，他們的朋友們，醫生們，而尤其是他自己，却都知道人家對他的趣味只包含在這一個問題裏，——還有多久他就會出空他的地位，就會使活人不至於再和他見面，並且把他自己脫離掉他的痛苦。

他睡得愈見少了；他們給鴉片他抽。並且開始注射嗎啡。可是這並不能減輕他的痛苦。他在半睡眠狀態中所經驗到的模糊的疼痛最初不過使

他輕鬆些像是一種變化，可是後來就變得和這顯然的疼痛一樣壞，或者甚至更加難受了。他該吃許多特別照醫生的藥方爲他預備的東西；可是這些食品愈變愈乏味，愈變愈使他討厭了。

許多特別的設備也爲他的別種物質上的需要不得不做起來，這在他是一種不絕的苦痛。這苦痛是由於不清潔，不合適和一種臭氣，由於別個人的得在這裏面幫忙的一種感覺。

可是剛在他的病的最不愉快的關頭伊凡·伊列乙奇得到慰藉了。在這些時候老是有一位侍候吃飯的鄉下人，紀拉辛，走進他的房裏來替他整理一切。

紀拉辛是一個清潔的，活潑的，年青的鄉下人，他是吃了城市裏的好茶飯纔長得心廣體胖的。他老是興高采烈的樣子。最初伊凡·伊列乙奇看見這孩子，老是很清潔地穿了俄國式的衣裳，在從事於這種討厭的工作，覺得有點不安。

一天，從便桶上站起來，覺得再沒有氣力能提起他的長袴，他掉落在一張軟的矮椅上，驚慌地看着肌肉觸出得很利害的他的赤裸裸的，無力的兩條腿。

於是紀拉辛提着輕鬆的，有力的脚步走了進來，穿了他的厚底靴，從他的靴上發出一種樹脂油的好聞的氣息，還帶進冬天的清新之氣，穿一件乾淨的麻製的披肩，和一件乾淨的棉紗的襯衫，把他的衣袖摺疊到他的強壯的，赤裸裸的小手臂上，眼睛並沒有看着伊凡·伊列乙奇，顯然是想克制他那滿面春風的快樂以免觸犯了這病人，他一逕走到便桶那裏去。

‘紀拉辛，’伊凡·伊列乙奇無力地說。

紀拉辛吃了一驚，深恐他做錯了什麼事，並且馬上把他的鮮艷的，和氣的，樸素的，年輕的，剛纔長着軟密密的鬍鬚的臉轉過來朝着這病人。

‘是，老爺。’

‘我恐怕這對於你是非常不合適的。你得原諒我。我沒有辦法。’

‘我敢起誓，先生！’紀拉辛的眼睛發光了，他在微笑中露出了他的白嫩的牙齒。‘這有什麼麻煩的呢？你只是生着病罷哩，先生。’

於是他用了伶俐的，強壯的手臂來做他習慣的工作，並且輕輕地走了出去。五分鐘以後，他

一樣輕手輕腳地走回來了。

伊凡•伊列乙奇還是照樣的坐在那張靠椅裏。

‘紀拉辛，’他說，當他已經把乾乾淨淨的便桶重新放好之後，‘請幫助我；到這裏來。’紀拉辛走到他身邊。‘抱我起來。我一個人很是爲難，我已把特密忒列譴走了。’

紀拉辛走到他身邊；他把他的強壯的手臂輕得和走路一樣地環抱在他身上，敏捷而溫柔地舉他起來並且支撐着他，把另外一隻手提起了他的褲子，本想再放他坐下去的。可是伊凡•伊列乙奇叫他把他移到一張沙發上去。紀拉辛，並沒有用力，留心着沒擠緊他，攙着他，差不多是把他搬到了沙發上，就把他放在那裏了。

‘謝謝你；多麼乾淨又多麼好……你做着一切的事。’

紀拉辛又微笑了，並且就要走開。可是伊凡•伊列乙奇覺得同他在一起是這樣的一種安慰以致他捨不得讓他走開。

‘喔，請把那張椅子搬到我這裏來。不，是那一張，把牠放在我的腳下。我覺得我的腳放高

了要舒服些。’

紀拉辛擎起這張椅子來，並沒有使牠撞着什麼，把牠輕輕地剛剛放在適當的地方，再把伊凡•伊列乙奇腳放在這上面。伊凡•伊列乙奇似乎覺得要舒服些，當紀拉辛把他的腳抬起來的那一個瞬間。

‘我的腳一抬高我就覺得好一點，’伊凡•伊列乙奇說。‘把那個墊子放在我身底下。’

紀拉辛如此做了。他又把他的腳抬起來把墊子放在下面。伊凡•伊列乙奇似乎覺得又要舒服些。當紀拉辛把他的腳擎起來的那一個瞬間。等到他再把他的腳放下來的時候，他就覺得壞一點。

‘紀拉辛，’他對他說，‘你現在很忙麼？’

‘並不，先生，’紀拉辛說，他已經在城市裏長大的僕人們中間學會了怎樣對上等人說話了。

‘你還有什麼事要幹的麼？’

‘唔，我還有什麼要幹的呢？我已經什麼都幹完了，只要劈明天的樹柴了。’

‘那麼就把我的腳照那個樣子抬起來——你會麼？’

‘自然，我會的。’紀拉辛抬起他的兩隻腳。於是伊凡·伊列乙奇彷彿在那一種姿勢裏他簡直不覺得疼痛了。

‘可是樹柴怎麼辦呢？’

‘你不管那個好了，先生。我們還有充分的時間呢。’

伊凡·伊列乙奇叫紀拉辛坐下來抬起他的腳，並且開始和他攀談着。說也奇怪，他彷彿覺得要好些呢，當紀拉辛抬起他的腳來的時候。

自此以後伊凡·伊列乙奇有時就會叫紀拉辛，叫他把他的腳抬在肩膀上，並且他喜歡和他談天。紀拉辛從容地，敏捷地，率直地做着這件事，而且帶着一種使伊凡·伊列乙奇感動的好心腸。在別人身上的健康，氣力，和強壯伊凡·伊列乙奇都要討厭的；可是紀拉辛的氣力和強壯並不摧殘他，却只是安慰他。

伊凡·伊列乙奇的最大的痛苦是由於不知道爲什麼每個人對他都有欺騙——說他不過生了病，並不會死；他只要安靜些而且聽從醫生的囑咐，結果自然就會大好起來的。他知道他們無論怎麼辦都不會有什麼結果，除了更利害的痛苦

和死之外。于是他就爲了這種謊語而痛苦，就爲了他們要否認他們大家和他自己都知道的事而痛苦，就爲了他們要固執着欺瞞過他所處的可怕的情形，並且還強迫着他也要參加在這種謊語裏。說謊，說謊，這種在他身上一直使用到他死的一晚上，並且注定了把他那可怕的，嚴肅的死的動作弄得和她們的拜訪，帷幔，吃飯時的鱈魚一樣平凡的說謊……在伊凡·伊列乙奇委實是可怕的痛苦。並且，說也奇怪，有好幾次當他們正在他身上玩着照例的把戲的時候，他幾乎差一點兒對他們叫了出來：‘停止你們的說謊罷！你們知道，我是就要死了；所以，至少，不要說謊罷！’可是他總沒有勇氣這樣做。他那可怕的，嚇人的死的動作他看出，都被他周圍的那些人們弄得和一件偶然的不愉快的，多少有點不合適的事情一樣平凡（有點像他們會對於一個走進客廳來發着難聞的氣息的人所做的一樣。）其所以弄到這樣平凡的倒是因爲那羈絆了他一生的規矩。他看出沒一個人爲他傷心，就因爲沒有人會理解他的境况。紀拉辛是唯一懂得他的境况，並且替他傷心的。人那就是爲什麼伊凡·伊列乙奇只和紀

拉辛相處得慣的緣故了。他覺得欣慰了，當紀拉辛有時替他一連幾整夜地擗着腳，覺也不去睡，說道：『你不要自己煩惱，伊凡·伊列乙奇，我還足夠睡一下呢，』或者忽然在無意中說出了親熱的，鄉下人的口腔的時候，他就用『您』來代替『你』，說道：『要是您不生病，……不過您的確生了病，那我不來侍候您就太說不過去了。』只有紀拉辛一個人不說謊；一切都表示得很明白只有他一個人懂得這是什麼意思，知道不必去掩飾他，只是可憐他那有病的，逐漸消瘦下去的主人，他甚至有一次把這個直捷爽快他說了出來，當伊凡·伊列乙奇正在打發他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要死的。所以這一點兒麻煩算得了什麼呢？』他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並不埋怨這種麻煩，因為這是他替一個將死的人在擔當着的麻煩，並且他希望趕明兒到他死的時候也有人願意來替他擔當這種同樣的麻煩纔好。

除掉了這種欺騙，或者由於這種欺騙的結果，伊凡·伊列乙奇所最感得痛苦的就是沒有一個人會像他心裏所願意他們來可憐他的那個樣子可憐他。有幾次伊凡·伊列乙奇，在長久的痛苦

之後，比什麼都還要渴望的渴望着有人會來可憐他就像可憐着一個有病小孩似的，雖則他自己不好意思承認出來。他渴望着被人愛撫，親吻，哭泣，就像孩子們被人寵愛和安慰的一樣。他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法官，他有了快要變成花白的鬚鬚，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他仍舊渴望着牠。在他和紀拉辛的關係中間就有點近乎那樣的東西了。這所以和紀拉辛在一起對於他是一種安慰。伊凡·伊列乙奇渴望着哭泣，渴望着被人愛撫和哭泣，於是來了一位同僚，希皮克；可是非特沒有哭泣和被愛撫，伊凡·伊列乙奇倒反而帶上一副正經的，苛刻的，誠懇的臉，並且由于慣性的關係對上一次控訴院的判決的效果上抒發了他的意見，一面還固執着這些意見。這一種在他周圍和內部的虛偽把伊凡·伊列乙奇的末日毒害得比什麼都利害。

八

這是一個早晨。

其所以在伊凡·伊列乙奇是早晨的緣故是因為紀拉辛已經走開，而僕人畢沃多却已走進來；他已經吹息了蠟燭，打開了一塊窗帷，並且開始在偷偷地整理這間屋子了。這究竟是早晨還是晚上，是星期五還是星期日，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反正是一樣的東西。咬噬着的，轉輾煎熬着的疼痛從沒有停過一刻；絕望地感覺到生命漸漸枯涸了但尚未完全絕滅；那個可怕可憎的死老是撲上來抓住他，那是唯一的真實，而又老是同樣的虛偽。那末幾天，幾個星期，或者一天的幾個鐘頭

於他還有什麼關係呢？

‘你要喝茶麼，先生？’

‘他願意什麼都照他們的常規做去。早晨家裏應該喝茶，’他想，可是只說道——

‘不要。’

‘你要不要搬到沙發上去？’

‘他要整理這間屋子，我妨礙了他的工作。我就是不清潔，無秩序，’他想，可是只說道——

‘不要，你不管我好了。’

這僕人還是忙忙碌碌地做着他的工作。伊凡·伊列乙奇伸出了他的手。畢沃多走上前去効勞。

‘要我替你拏什麼不要？’

‘我的錶。’

畢沃多拏出了那剛剛放在他手底下的錶，並且把這錶給了他。

‘八點半。他們起來了麼？’

‘還沒有呢，先生。伐特密耳·伊凡諾微支’（那是他的兒子）‘已經上學去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吩咐要是你要牠來那末就去叫

醒她。我要去叫麼？’

‘不，不必。我要喝些茶麼？’他想。

‘是的，茶……擎茶來。’

畢沃多正要走出去了。伊凡·伊列乙奇因為只賸了一個人害怕起來了。‘怎樣留住他呢？喔，藥。畢沃多，把我的藥給我。喔喔，或者，藥也許還有些好處的。’他擎了匙子，把藥喝了。‘不，這不會有好處的。這都是廢物，欺騙，’他一嚐到了這慣熟的，令人作嘔的，毫無希望的滋味就如此斷定。‘不，我現在不能相信牠了。可是這疼痛，為什麼要有這疼痛呢；要是牠會停止一分鐘就好了。’于是他呻吟了。畢沃多轉身過來。‘不，去罷。擎茶來。’

畢沃多走開了。伊凡·伊列乙奇，因為只賸下一人，呻吟起來了，大半是由於精神上的痛苦，而並非由於這疼痛，雖則疼痛得利害。這些無窮無盡的晝與夜，永遠只是那同樣的東西，那同樣的東西。要是牠能快一點倒也罷了。快什麼呢？死，黑暗。不，不。無論什麼東西比死總要好些！

當畢沃多用盤子托進茶來的時候，伊凡·伊

列乙奇神思恍惚地瞪了他一回，想不出他是誰和他所要的是什麼。畢沃多被這一瞪弄得不知所措了。待到他顯出他是不知所措的時候，伊凡·伊列乙奇纔回復了過來。

‘喔，不差，’他說，‘茶，好的，放下罷。且幫我盥洗了換件乾淨的襯衫。’

於是伊凡·伊列乙奇開始他的盥洗了。他慢慢地洗過他的兩隻手，然後洗他的臉，刷過牙齒，梳過頭髮，再在鏡子裏照了一照。他所看見的東西使他害怕了，尤其是看了軟棉棉地披在他蒼白的前額上的頭髮的那種樣子。後來他正在換衣服的時候，他知道要是他看了他的身體，他就會更害怕得厲害，所以他並沒有對他自己看。可是終於這也就過去了。他穿了他的輕便大衣，在自己身上蓋了一條毯子，就坐在一張靠手椅上喝起他的茶來。他覺得精神爽快了一忽兒；可是一等到他剛要喝茶的時候，那同樣的滋味，同樣的疼痛又來了。他勉強把牠喝完了，就躺下來，伸出了他的脚。他躺下來，把畢沃多打發走了。

老是那個樣子。一綫希望的光芒閃爍了一分鐘，又是絕望的海在他周圍怒吼着，並且老是疼

痛，老是疼痛，老是心痛，老是一樣的東西。只
賸了獨自一人是淒慘得可怕；他頗想叫個人來，
可是他預先知道別人來了倒反而更糟。‘再打嗎
啡——也不過再忘掉一下罷了。我要告訴他，那
醫生，他一定要想些別法纔與呢。這可不能再繼
續下去了；這可不能再像這樣繼續下去了啊。’

就這樣的過了一兩點鐘。於是大門上有了鈴
聲。或者是醫生罷。是的，這是醫生，鮮健，強
壯，肥胖而且和悅。帶了那副神氣似乎是這樣
說，‘你又在驚惶着什麼東西了，可是我們會馬
上替你弄好的。’醫生明知這種神氣在這裏是不
大適合，可是他既經帶上這副神氣也就只得帶到
底，並且就是拏也拏不掉的，好比是個已經穿上
了一件外套的人打算出去拜訪一轉的一樣。

這醫生帶着很誠懇的，自信的模樣擦起他的
手來。

‘我冷的很。霜落得很厲害。且讓我來煖一
煖，’他說時帶着一種表情，彷彿這只要稍為等
一下，等到他煖了就好了，並且一煖之後他就會
把什麼都弄好的。

‘唔，現在，你怎麼樣？’

伊凡·伊列乙奇覺得醫生似乎是要說，‘你那小毛病怎麼樣？’不過他覺得他不好那麼說，所以只說，‘你夜裏睡得好不好？’

伊凡·伊列乙奇看着醫生帶着這樣問的神氣

——
‘你們難道說謊總不覺得害臊的麼？’

可是醫生並不想懂得這種神氣。

於是伊凡·伊列乙奇說道——

‘還是一樣可怕。疼痛從沒有離開我，從沒有停止。只要有什麼法想倒也就罷了！’

‘啊，你們大家都是這樣，所有的病人們都是那麼說。來，我相信我是煖了；那怕是這樣仔細的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也不會嫌鄙我的溫度了。唔，現在我好說聲晨安了。’於是醫生和他握過了手。

一脫去他先前的輕佻的樣子，這醫生，帶上一副正經的臉，就走去診察這病人，按着他的脈膊，測着他的體溫，然後開始用手輕輕地敲並且用聽診筒聽。

伊凡·伊列乙奇確實地毫無疑惑地知道這都是胡說和空洞的欺騙；不過當醫生跪下來，伏在

他身上，先把他的耳朵放高一點，後來再降低一點，並且滿面正經的在他身上做過種種不同的體操之後，伊凡·伊列乙奇倒被這個感動了，就像他有時在法庭上被律師們的演說所感動的一樣，雖則他十分明白他們完全是說的謊和他們為什麼要說謊的理由。

醫生，跪在一張沙發上，仍舊在聽診着他，其時門口來了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的綢衣服的息索聲，並且聽得見她在罵畢沃多因為他不曾使她知道醫生已經來了。

她走進來，吻了她的丈夫，並且馬上開始解釋她是早已起身多時了，她所以在醫生來了之後還沒有到那裏的緣故乃是出於一種誤會。

伊凡·伊列乙奇看着她，將她周身打量了一遍，對於她的白淨，肥胖，她的一雙手和頸項的清潔，她的頭髮的閃光和她眼睛裏的富有生命的光芒，隱隱感到一種厭惡。用他的靈魂的全部的力量來憎恨她。所以當她接觸他的時候，這使他對她起了切骨之恨的痛苦。

她對於他和他疾病的態度還是一個樣子。就像醫生對於病人所採取的他目下還不能拋棄的某

種方針一樣，她對他也採取了一種方針——就是，他並未做着他所該做的事，因此他是咎由自取，她是以慈愛的心腸埋怨着他的疏忽，並且她現在是不能拋棄這種態度的。

‘唔，你知道，他不聽我的話；他不能按時服藥。而更壞的是他堅執着要睡在那對他一定有害的姿勢裏——把他的兩隻腳高舉在空中。’

她揣摩出他怎樣叫紀拉辛把他的腳抬起來的樣子。

醫生很謙恭地笑了—笑彷彿說道，‘喔，這是沒有辦法的，這些病人總是這樣異想天開的；不過我們也要原諒他們。’

診察完畢之後，醫生看一看他的錶，於是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告訴伊凡•伊列乙奇說這當然要照他所喜歡的做纔好，不過她今天已經打發人去請一位著名的醫生，他就要來診察他，而且和彌海兒•丹尼洛微支（那是他們常請的醫生的名字）共同商酌。

‘現在可不要反對了，請你。這完全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才這樣做的，’她譏諷地說，意思要人知道她是完全爲了他才這樣做的，而且這樣

說着也無非好叫他沒有法子拒絕她的請求罷了。他默然地躺着，蹙蹙着他的眉頭。他覺得他是被圍繞在如此虛偽的輾轢裏，所以要把什麼東西從這裏面解脫開來是很困難的。

她所替他做的一切事情完全是爲她自己打算，並且她把實際上的確爲她自己打算的她正在替她自己做着的事情對他說得如此不可信，以致他把牠當作了相反的意義。

十一點半的時候這著名的醫生來了。又是一番聽診，隨後便是當着他的面同在另外一間房子裏的關於這腎臟和盲腸垂的嚴肅的談話，發問和回答，像是意義非常重大的樣子，所以那走在頭裏來的問題又不是那個目前出現在他心裏的唯一的生命和死亡的實在的問題，倒反而是腎臟和盲腸垂的問題了，那兩樣東西正在做着他們不該做的事情，並且就是爲了那個緣故纔被彌海兒·丹尼洛微支和這著名的醫生攻擊着而且強迫着要叫牠們復原。

這著名醫生帶着一副正經的，倒並不是沒有希望的臉相來和他作別。對於伊凡·伊列乙奇對他抬起了他的眼睛，射着恐怖和希望的光芒的時

候所問他的一個懼怯的問題，——有沒有復原的希望？他回答說他不能担保，不過希望是有一點。伊凡·伊列乙奇守望着醫生走出去的那種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地可憐，以致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看見了他果然迸發出眼淚來了，當她走出去在隔壁房間裏把診金送給這著名的醫生時。

這被醫生的担保燃着了的希望的光芒並不持久。又是同樣的房間，同樣的圖畫，帷幔，壁紙，藥瓶，並且永遠是同樣的，他的疼痛着的身體。於是伊凡·伊列乙奇開始哀吟，他們替他注射，他墮入模糊的境界裏去了。他醒過來的時候，天漸變暗；他們替他掣了他的晚飯來。他勉強喝了一點肉湯；一切又都是一樣，又是形將來臨的夜。

晚飯過後七點鐘的時候，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走進他的房裏來了，打扮得像是去赴夜宴（Siree）似的，她的全胸膛都緊緊地束縛住，她的臉上還有香粉的痕跡。她早晨已經對他說過他們要到戲院裏去。賽拉·倍恩哈德剛到城裏來⁴⁵，他們包了一座包廂，那是他一定要他們買的。此刻他已把他忘掉了，她那豔麗的服飾實在

使他討厭。可是他隱藏了這種感情，其時他想起了這是他自己硬要叫他們包了一個廂廂看戲去的，因為這是一種美學上的娛樂，于孩子們是有益處和教訓的。

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洋洋自得地走了進來，可是帶一點兒犯了罪的神氣。她坐下了，問他覺得怎麼樣，照他看來，也不過是隨便問一下，並非想要探聽什麼，實際也沒有什麼可以探聽的，于是她把她所不得不告訴他的都告訴了他，——她本來是怎麼也不願意去的，可是廂廂早就買了，並且伊倫，他們的女兒，彼屈列舒契夫（那檢察官，女兒的情人）都要去了，讓他們單獨去當然是不成的，不過她倒寧可願意同他在家裏待着。要是她走了以後他真能照醫生開的藥方做去倒也罷了。

‘喔，費沃陀•杜彌屈列微支’（這情人）‘要想進來。他可以麼？還有列沙？’

‘可以，叫他們進來好了。’

女兒走進來，着了盛服，赤裸着她的鮮嫩的肉體，——那使他的身體分外感得痛苦的她的肉體。可是她偏偏還把牠誇耀在他面前，強壯，康

健，顯然是講着戀愛，並且還憎恨着妨礙她的快樂的疾病，痛苦和死。

費沃陀·杜彌屈列微支也穿着禮服走了進來，他的頭髮 à la Capoul (照卡波爾式的) 鬆了起來，他的長而凸出青筋的頸項緊緊地圍在一個白色的領結裏，潔白的胸膛，他的長而肌肉發達的一雙腿放在狹窄的黑褲管裏，手裏拿了一隻白手套，一隻可以折疊的高帽。

就在他身背後竟沒有人注意到鑽進了這個小小的中學生來穿着他的新制服，可憐的小傢伙，帶着手套，他眼睛底下帶了一道伊凡·伊列乙奇知道牠是什麼意思的可怕的青顏色的圈兒。

他總覺得可憐他的兒子。他那因為同情的痛苦而起的驚惶的臉龐也實在可憐得很。除了紀拉辛之外，在伊凡·伊列乙奇看來只有服洛謙亞是唯一了解和可憐他的一個人了。

他們大家都坐下了；他們又重新問他覺得怎麼樣。接着是一回靜寂。列沙問她的母親看戲鏡在那裏。接着母女之間起了一場辯論，關於誰把牠拿了去以及把牠放在什麼地方去一類的話。辯論又變成了不愉快的爭吵。

費沃陀•杜彌屈列微支問伊凡•伊列乙奇從前看過賽拉•倍恩哈德沒有？伊凡•伊列乙奇最初捉摸不着問他的問題，後來纔說道，‘沒有，你從前看過她的麼？’

‘是的，演的亞得利亞•萊珂佛耳的一角。’

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說她的那一角最爲出色。女兒有點不大同意。一陣關於她表演技術和姿態自然的談話就直湧上來，那種老生常談而且千篇一律的談話。

在談話的中間費沃陀•杜彌屈列微支對伊凡•伊列乙奇瞥了一眼就閉口不響了。別人也都對他看了看就不作聲了。伊凡•伊列乙奇正在瞪着閃閃發光的眼睛向前面注視，顯然是忿恨他們。這種情形總該想法改正纔好，可是怎麼也改不過來。這種靜默總得打破才對。沒有人敢冒險打破牠，大家都害怕這合適的欺騙多少總要破壞了，並且所有的事實也怕要曝露於衆了。列沙是第一個提起胆來的人。她衝破了這靜默。她想把他們大家所感到的遮掩住了，可是一不留神她竟說了出來。

‘如果我們要去，那末，這正是動身的時候

了，’她說，一面看着她的錶，她的父親當禮物送給她的錶；並且對這青年幾乎看不出來含有深意的一笑之後，大約指着那只有他們倆知道的什麼事，只聽得裙子息索一響她就站了起來。

他們大家都站起來，道別，然後走了。等他們走開之後，伊凡•伊列乙奇倒反而覺得舒服些；虛偽已不復見——那已隨着他們一同去了，可是疼痛還留着。那不絕的疼痛，那不絕的恐怖不見得更難受些，也不見得更舒服些。牠老是更壞一點。

又是一分鐘一分鐘，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還是一個樣子，還是沒有結局，並且永遠是更可怕的免不了的結局。

‘是的，叫紀拉辛來，’他回答畢沃多的問題說。

九

深夜的時候他的夫人回來了。她顫着腳趾走進來，可是他聽得見她，張開了他的眼睛，又趕快把牠們閉上。她想叫紀拉辛走開讓她自己來坐着陪他。他張開了他的眼睛，說道：‘不用去罷。’

‘你痛得利害麼？’

‘老是那樣。’

‘抽鴉片罷。’

他贊成了，就抽鴉片。她走去了。

一直到三點鐘他都是在痛苦的睡眠之中。他似乎覺得他和他的痛苦正在被人搵到什麼地方的

一個狹窄的，深邃的，黑口袋裏去，他們繼續把他一步一步的往裏推，可是還不能把他塞到底。這種動作在他是可怕的，而且還帶着極大的痛苦。他害怕，然而願意掉到這裏面去；他掙扎，然而要想鑽進這裏面去。忽而他脚一滑，跌倒了，就醒了過來。紀拉辛，還是一樣的坐在牀脚，心平氣和地一半瞌睡着，耐着性兒，他正躺在那裏，把他的穿了長統襪的一雙消瘦的脚放在紀拉辛的肩膀上，壁龕中還是同樣的一枝蠟燭燃點着，並且還是同樣不間斷的疼痛。

‘走罷，紀拉辛，’他低聲說。

‘這不要緊，先生。我再多等一回好了。’

‘不，走罷。’

他把他的脚放下來，側着睡在他的手臂上，他覺得非常可憐他自己，他只等着紀拉辛走到了隔壁房間裏，他再也克制不住他自己，于是就像一個孩子似地放聲大哭起來。他哭他自己的絕望，哭可怕的孤獨，哭人們的殘酷，哭上帝的無情，哭上帝的睽隔。

‘爲什麼‘你’要做這種事呢？什麼東西把我弄到這樣的呢？爲什麼，爲什麼要使我這樣可

怕地痛苦呢？’

他並不希望回答，並且就因為真沒有和不能有回答而哭泣了，疼痛愈加劇烈，可是他並不動彈，也不叫人。

他對他自己說，‘來’多來一點；來，打我！不過倒底爲什麼？我對‘你，做過什麼事來？到底爲什麼？’

于是他安靜了，停止了哭泣，抑制了他的呼吸，並且用全副精神注意着；他聽着，似乎不是聽一種發出響聲來的聲音，而是聽他靈魂裏的聲音，聽他心裏湧上來的思潮。

‘你要什麼？’是第一個很清楚的可以用他所捉住的字眼來表示的觀念。

‘你要什麼？你要什麼？’他對他自己說。
‘什麼？不要受苦，要活下去，’他回答。

他又完全沉溺在如此緊張的注意之中，甚至連疼痛都不使他分心了。

‘要活下去？怎麼活法？’他的靈魂的聲音問道。

‘唔，照我從前活着的樣子活下去——高興並且愉快地。’

‘照你從前活着的樣子活下去——高興並且愉快地？’這聲音問道。他開始幻想着他一生中的最愉快的瞬間。不過，說也奇怪，所有這些他一生最愉快的瞬間現在似乎都不像從前那個樣子了。一切——除掉童年時代的最初的記憶——那裏，在他的童年時代中確實有過真正愉快的東西，要是這東西再回來，那是誰都可以在這裏面生活下去的。可是那位有過這種愉快的經驗的人兒已經不見了；這就像是別一個人的記憶似的。

一等到他到了他現在的那個結局的開端的時候，伊凡·伊列乙奇，一切從前在他是歡樂的東西現在都在他眼前消融了，並且變成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老是討厭的東西。

他和童年時代離得愈遠，即和實際的現在愈加接近，所有的歡樂也就愈無價值，愈不可靠。這是從法律學校裏的生活開始的。那時總算還有一點真正美好的東西；還有快樂；還有友誼；還有希望。可是到了高年級的時候這些美好的瞬間已經逐漸變少了。此後，在他第一期的官場生活中，在省長那裏，的確也有美好的瞬間出現；可是這都是種種混雜起來的，美好的生活反而愈見

變少。再到後來好的更其少，並且他愈到後來就愈不好了。

他的結婚……也像結婚的醒悟，他的夫人的呼吸的氣息，以及肉慾，偽善等一樣無謂！還有那死一成的官場生活，關於金錢的操心，並且這樣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地毫無變化的過去了。他愈向前走，牠就愈變得死一般地。‘彷彿我是一陳不變地走下山來，一面却幻想着我是正在走上山去。事實上也如此。一般人的意思以為我正在走上山去，等到我穩定地走到了山上，生命就從我身上消逝了。……現在工作已完，就只有等死了。’

‘可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究竟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生命該不會是如此無意味，如此討厭的罷？如其生命果正是這樣討厭這樣無意味那又為什麼要死，並且死在痛苦之中呢？這總有點不對罷。’

‘難道我沒有像一個人所應該活的樣子活過麼？’忽然走進了他的腦子來。‘可是又怎見得不是這樣呢，當我做過了一切該做的事情之後？’他說，並且馬上把這個一切生死之謎的唯一的解

釋當作完全不成問題的排遣開了。

‘你現在要什麼？要活？怎樣活法？活着像你在法庭裏的生活一樣，當傳達吏叫道：“裁判官來了！”……裁判官來了，裁判官來了，他對他自己反覆地說。’他就在這裏，這裁判官！但是我並沒有過錯啊！’他忿怒地叫。‘這究竟爲什麼呢？’於是他停止哭泣，把他的臉轉過來朝着牆壁，老是在這一個問題上沉思着，‘爲什麼，爲什麼要有這些恐怖呢？’

然而無論他怎樣地想，他總找不出一個答案來。只消這個思想一打擊到他，像牠時常打擊他的一樣，以爲這都是由於他從沒有照他該活的樣子活着的時候，他就想起了他生活的正當並且把這種奇異的思想排遣開了。

十

又過了兩星期。伊凡·伊列乙奇現在不能從沙發上爬起來了。他不喜歡躺在牀上，因此就躺在沙發上。並且幾乎整天整夜地面對着牆壁躺着，在孤獨中他受了種種不可解的痛苦，在孤獨中他老是思索着那個不可解的問題，‘這是什麼？這難道真的是死麼？’一種心裏的聲音回答道，‘是的，這是真的。’‘爲什麼要有這些痛苦？’一個聲音回答道，‘並不爲什麼。’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從他剛剛發病的時候起，即自伊凡·伊列乙奇第一次到醫生那裏去過之後，他的生活就分裂

成兩種矛盾的情緒，這兩種情緒是不絕地在交替着——一種是絕望和對於這不能領悟的可怕的死的預想；還有一種是希望和他身體的實際情況上的聚精會神的看護。起先出現在他面前的只是那暫時離異了牠們的職務的腎或腸，後來却只是那人人都無從幸免的不可知的可怕的死。

這兩種情緒在剛病的時候就已經互相交替了；可是病愈進步，這腎臟的概念也就變得愈加可疑，愈加奇離，這形將臨頭的死的感覺也就愈加真切了。

他只要想想他在三個月以前是怎樣的情形，他現在又是怎樣的情形，想想他老是怎樣不變地走下山去；那就足以把種種希望的可能性都給打消了。

近來，在孤獨中他發現了他自己，躺着把他的臉朝向沙發的背面，是在人烟稠密的都市和他的許多朋友以及家庭之中的一種孤獨，是一種無論什麼地方都找不出比牠更為完全的孤獨——在海底裏找不出，在地球的深處也找不出；——近來就在這種可怕的孤獨裏伊凡·伊列乙奇一味地在過去的幻想中討生活。他的過去的生活一幅幅

地在他面前出現。牠老是從最近的時候起一直追溯到最遠的時候，追溯到童年時代，並且就在那裏逗留着了。如果伊凡·伊列乙奇想起了那一天給他吃飯用的糞梅，他的記憶就率性追想到他童年時代的，有特別滋味的，舐着牠的核就要有唾液流出來的那種澀滋滋的，皺皮的法國梅子上去了；並且隨着這一種滋味的記憶又喚起那個時期的一大串記憶來——他的保姆，他的兄弟，他的玩物。‘我不該想這些東西的；這是太痛苦了，’伊凡·伊列乙奇對他自己說。於是他把他自己搬回到現在的景况裏來，——在沙發的背面的鈕釦和在摩洛哥皮上的摺痕。‘摩洛哥皮很貴，又不耐用；爲了牠還爭吵過一回呢，不過當我們撕破了父親的書夾而受懲罰，並且媽媽還給我們買了菓餡麵包來，那時的摩洛哥皮和爭吵，又不大相同了。’他的記憶又停留在他的童年時代上了，結果又只有痛苦，他竭力想避開牠，想些別的東西。

就在那個地方，和那思想的鏈鎖在一起，又有一串記憶走進了他的心頭，是關於他的病如何發生以及如何變得更劇烈的記憶。在那裏是一個樣子的，愈追溯到後來就愈富有生命。在那裏

生的美好的部分和生命自身都要充足一點。並且這兩樣開始混合而爲一了。

‘就像這疼痛愈變愈壞的一樣，他全部的生命也已經愈變愈壞了，’他想在遠遠的後方，在生命的開始，有一顆發光的斑點；後來牠就愈變愈黑，也愈走愈快。‘和死的距離的平方成爲反比，’伊凡·伊列乙奇想。於是一塊正以加速度的速率往下墜落的石頭的影像就深印在他的靈魂裏了。生命，一組逐漸增加着的痛苦，愈變愈快地落到盡頭了，——這最可怕的痛苦。‘我正在墜下去呢。’他打顫，轉過身來；要想抵抗，不過他預先就知道他是無從抵抗；眼睛把牠看得疲乏了，可是又不能不看他面前的東西，他還眈眈地注視着沙發的背面，並且期待着，期待着那可怕的墜落，震擊和死滅的到來。‘抵抗是不可能的了，’他對他自己說。‘不過只要誰能至少懂得這是什麼理由罷？便是那樣都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說我沒有照我所應該生活的方式生活過一番，這還可以解釋得過去。不過那是無從證實的，’他對他自己說，一而在想着他生活中的一切規律，正當，和合適。‘那實在是不能承認的，’他

對他自己說，他的嘴唇譏諷地微笑着，彷彿有人會看見他的微笑並且受牠的欺騙似的，一無解釋！痛苦，死亡。……爲了什麼？’

十一

這樣又過了兩星期。在那兩個星期中伊凡·伊列乙奇和他的女人所祈望的一件事發生了。彼屈列舒契夫正式提婚了。這是在晚上發生的。第二天潑拉斯珂夫那·費沃陀洛夫那走到她丈夫那裏，心理滿想把費沃陀·杜彌屈列徹支求婚的事情告訴他的，可是那一夜伊凡·伊列乙奇的病變得更壞了。潑拉斯珂夫那·費沃陀洛夫那看見他仍舊在那一張沙發上，只是姿勢有點不同。他正貼面躺在那裏，呻吟着，一眼不霎地向直瞪着。

她說到了藥品。他轉過他圓睜着的目光來瞪

着她。她沒有說完她已經在說着的話；對她如此特別的憎恨也就在那一瞪裏表示出來了。

‘看耶穌基督面上，讓我太太平平地死了罷！’他說。

她本想走開了，但那時候女兒走了進來，並且走上前去對他說一聲晨安。他看着他的女兒正像看着他的夫人一樣，並且對於她問他覺得怎樣的說話，他只冷淡地對她說他們大家不久就會躲開他了。母女兩個都默不作聲，坐了一回兒之後，就走出去了。

‘怎麼會怪到我們呢？’列沙對她母親說。‘好像我們叫他如此的！我很可憐爸爸，不過為什麼要責備我們呢？’

醫生照平常的時候來了。伊凡•伊列乙奇回答道，‘是，不是，’從沒有把他激怒的目光離開過他，末了他還說，‘唔，你自己知道無法可想，所以由我去罷。’

‘我們可以減輕你的痛苦，’醫生說。

‘連那個你都不成；由我去罷。’

醫生走到客廳裏去告訴滾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說病是十分嚴重，並且還說唯一剩給他

們的方法就是用鴉片來減輕他的痛苦，那一定是很可怕的。醫生說他生理上的痛苦非常可怕，那是真的；不過比他生理上的痛苦更可怕的却是他精神上的痛苦，他的主要的痛苦也就在那裏面。

他的道德上的痛苦是由於他那天夜裏看見了紀拉辛的瞋睡的，溫和的，闊面頰的臉龐這纔忽然走進他腦子裏來的，‘要是實際上我的一生，我的有意識的生活，並不是件正當的事那又怎麼辦呢？’他從前以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那就是他沒有照他所應該生活的方式生活的這件事，——倒許是真的：這種思想使他吃驚了。反抗地位較高的人們所認為美好的那些難以覺察的在他心裏的衝動，——那些他已經屏除掉的難以覺察的衝動，——這些衝動或者倒是實在的東西，而其他的一切反而都不是正當的東西：這種思想使他吃驚了。他的公事，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家庭的照料，這些社會上和公事上的趣味，——一切或者都不是正當的事情。他想替他辯護一切。忽然他覺得他所要辯護着的一切的弱點了。並且辯護也沒用。

‘不過如果是這樣，’他對他自己說，‘我離

開我的生命時還覺得我已經失掉了所給與我的一切，並且無法使牠矯正過來，那還有什麼話說呢？他仰躺着身子又從頭回顧他的一生。他在早上看見了傭人，看見了他的夫人，他的女兒，醫生，他們所有的一言一動，都給他證明了那在夜間已經啓示給他的可怕的真理。在他們身上他看出了他自己，看出了他在那裏面生活過的一切，並且很清楚地看出了這都不是正當的事情；這是那把生命與死亡都給隱藏起來的，可怕的，廣大無垠的欺騙。這種感覺使他生理上的痛苦十倍地強烈了。他呻吟，轉輾反側着身體，把身上蓋的被頭搓扯着。這似乎使他窒息着並且壓抑着他。就爲了那個緣故他才恨他們。

他們給他一大劑鴉片；他沉溺在不知不覺中了；可是吃飯的時候又開始了同樣的事情。他把他們都趕出去，轉輾反側着身體。

他的夫人走到他身邊說道，董可愛的人，爲我的緣故這樣做罷（爲我的緣故？）。‘這不會有害處，却時常有好處的。呢，這是毫無關係的啊。並且人們在健康的時候也時常——’

他大大的睜開了他的眼睛。

‘什麼？受聖餐麼？爲什麼？不用。並且……’
她哭泣起來了。

‘成了罷，我親愛的？我就差人去請我們的
牧師，他是如此地可愛。’

‘不差，很好，’他說。

當牧師走來叫他懺悔之後，他安靜了，覺得這好像減輕了他的疑惑，因此也就減輕了他的痛苦，並且起了一瞬間的希望。他又重新想到了盲腸垂和把牠治好的可能性。他噙着眼淚受了聖餐。

在聖餐過後他們放他躺下來睡了一分鐘的時候，他覺得舒服，生命的希望也就跳了起來。他開始想到那已經向他建議過的割診。‘要活，我要活下去，’他對他自己說。他的夫人進來恭賀他；她說了照例的說話之後又添上一句——

‘這是真的，是不是，你要好些麼？’

並未看着她，他說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身材，她的臉色，她的聲調，——一切都對他這樣說道：‘不是正當的事情。你已往和現在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說謊，欺騙，把生命與死亡都隱瞞着你。’他一構成那

個思想，怨恨就馬上湧到了心頭，並且同着那個怨恨就來了難堪的生理上的痛苦，同着這痛苦就來了那無可避免的，行將臨頭的毀滅的感覺。一種新的東西快發生了；旋轉着的一陣陣的刺痛起了出來，他的呼吸也緊迫了。

當他說出那個‘是的’來的時候，他的臉色就非常可怕。說過了那個‘是的’之後，就直對着她的臉看，他用他的衰弱中所特有的敏捷翻過身來貼面睡著，並且叫道——

‘滾開，滾開，不用理我！’

十二

從那時候起整整三天沒有停止過的叫喊就開始了，並且可怕得連經過兩扇關上的門聽着都不能不害怕。當他回答他的夫人的時候，他知道他已經墜下來了，決不會再回轉，結局已經到了，確實是結局，然而懷疑還沒有解決，依舊還是懷疑。

‘喔！喔——喔！喔！’他聲音忽高忽低的叫喊。他已開始苦叫着，‘我不要去啊！’於是繼續苦叫着這同一的母音——喔！

在那整整的三天中，時間並不為他存在，他正被一種看不見的無可抵抗的力量塞進一隻黑口

袋去，他正在這裏面掙扎着。他掙扎着好像一個判決死刑的人在行刑者手裏掙扎着一樣，知道他已沒法救出他自己。每一瞬間他都覺得他雖則用全力掙扎着，然而他總是愈加接近了。那使他害怕的東西。他覺得他的痛苦固然是由於他的被塞進這個黑洞裏去，然而尤其是由於他的不能好好地一直走進去。其所以使他不能走到這裏面去的原因是因爲他的生活一向過得很好的這種主張。他的生活的那種辯護把他緊緊地牽制着，不讓他走上前去，這是比什麼都還要使他痛苦的。

忽然有一種力量打擊着他的胸膛，腰部，並且使他的呼吸更窒息得利害了；他直滾進洞裏去，就在洞的盡頭似乎有一種光芒照耀着他。這情形就像他有時在火車裏所遇見的一樣，當他自以爲正在向前走去而實際上是正在向後退回來的時候，並且忽然之間就認出了他真正的方向。

‘是的，這都不是正當的事情，’他對他自己說，‘不過那不要緊。’他可以，他可以做出正當的事情來。‘什麼是正當的事情呢？’他問他自己，忽然他變得靜默無聲了。

這是在第三天末了臨死以前兩點鐘的事。就

在那個時候，那個學生偷偷地爬進他父親的房裏並且走到他的床頭。這將死的人正在叫喊着並且揮動着他的手臂。他的手落在這學生的頭上。這孩子抓住了這隻手，把牠使勁地放到他嘴唇上去，然後眼淚直潑下來了。

就在那個時候伊凡·伊列乙奇已經滾進洞裏去，看見了光芒，並且這啓示給他——他的生活並沒有照牠應該的方式度過，不過那是還可以矯正的。他問他自己說，‘什麼是正當的事情呢？’——隨即靜默無聲側耳傾聽着。於是他覺得有人正在吻着他的手。他張開了兩隻眼睛，對他兒子瞥了一眼。他覺得很可憐他。他的夫人走到他身邊。他對她瞥了一眼。她張開了嘴凝視着他，沒有擦去的眼淚在她的鼻子和面頰上淋漓着。在她臉上有一種絕望的表情。他覺得很可憐她。

‘是的，我在使他們受苦’他想。‘他們很可憐，不過我死之後他們倒要好些。’他要想這樣說，可是沒有說出牠的氣力。‘況且，說了有什麼用，我得做出來才好，’他想。對他的女人只一瞥，他指着他的兒子說道——

‘叫走開……可憐他。……也可憐你……’他

想說‘潑喇斯底——對不起，’可是他說了，‘潑喇斯底——去罷；’……並且再沒有力量矯正他自己，他揮一下他的手，心裏明白‘他’總會懂得誰有這種權力的。

忽然之間，這於他變得很明白了，凡是使他痛苦過而且不會離開他的東西都驟然在兩方面，十幾方面，種種方面墜落下去了。他可憐他們，一定要如此做才可以使他們不受痛苦。使他們脫離並且把他自己脫離那些痛苦。‘多麼妥當又多麼簡單！’他想。‘疼痛呢？’他問他自己。‘牠到那裏去了？唉，你在那裏，疼痛？’

他開始等待着牠。

‘是的，牠在這裏。這有什麼呢，讓牠疼痛去罷。’

‘還有死。死在那裏？’

他想找他從前慣有的死的恐怖，却沒有找到。‘牠在那裏？什麼死？’並沒有恐怖，因為也沒有死。

在死的地方有了光芒。

‘這就是牠了！’他突然高聲地叫起來。

‘多快活啊！’

這種種在他一忽兒就過去了，並且那一忽兒的意義後來也沒有變化。在那些站在他身邊的人們看來，他的痛苦又繼續了兩點鐘。他的喉頭有一種急響，他消瘦的身體裏起了攣繃。後來這響聲和喘息也就愈來愈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上面說。

他聽見了那幾個字，在他的靈魂裏把牠們背誦着。

‘死是過去了，’他對他自己說。‘牠再也沒有了。’

他吸了一口氣，在呼吸的半當中停止住，把身子一挺就死掉了。

三，二五，一八八六。原作。

同桑公議照碼如一

分發行所
北平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

不准翻印

一九三〇年六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

原作者 托爾斯泰
轉譯者 顧綬昌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新書局

伊凡之死

實價

四角



照
此
信
三
三

